



續資治通鑑綱目第十一

起丙午宋欽宗靖康元年
盡丁未宋高宗建炎元年

凡二年

欽宗皇帝靖康元年春正月詔中外臣庶直言

得失

自金人犯邊屢下求言之詔事稍緩則陰沮抑梁

方平之師潰于黎陽金人遂渡河

金韓萬不陷相

帥禁旅屯於黎陽河北岸金將迪古補奄至方平奔潰
河南守橋者望見金兵旗幟燒橋而遁河北河東路制
置副使何灌帥兵二萬退保滑州亦望風迎潰官軍在
河南者無一人禦敵金人遂取小舟以濟凡五日騎兵
方絕步兵猶未渡也旋渡旋行無復隊伍金人笑曰南
朝可謂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哉遂陷滑

州以吳敏知樞密院事。李枕同知院事。○竄王

黼于永州。賜李彥死。並籍其家。放朱勔歸田里。

黼至雍丘盜殺之。黼開金兵至。不俟命。載其孥以東。詔貶為崇信軍節度副使。永州安

置。吳敏李綱請誅黼。事下開封尹彞昌。昌遣武士躡及於雍丘南戕之民家。取其首以獻。帝以初即位難於誅

大臣。託言為盜所殺。彥賜死。並籍其家。勔放歸田里。勔以花石取媚。流毒州郡者踰二十年。積官至寧遠軍節

度使。居蘇州。公肆括克。其園池擬禁籟。服飾器用上僭乘輿。又託輓舟募兵數千人。擁以自衛。聲焰熏灼。東南

部刺史郡守多出其門。邪人穢夫候門奴事。時謂東南小朝廷。上皇末年益親任之。居中白事。傳達上旨。大略

如內侍。進見不避官嬪。一門盡為顯官。驛僕亦至。金紫天下為之扼腕。至是凡由勔得官者皆罷。太上

皇出奔亳州。遂如鎮江。帝聞幹離不濟河。即下詔親征。以蔡攸為太上皇帝

行宮使。宇文粹中為副使。奉上皇東行以避敵。庚午。上皇如亳州。於是百官多潛遁。初童貫在陝西募長火

年號勝捷軍。幾萬人。以為親軍。環列第舍。及自太原還京。適上皇南幸。貫即以是軍自隨。上皇過浮橋。衛士攀

望號慟。貫惟恐行不速。使親軍射之。中矢而踣者百餘人。道路流涕。蔡京亦盡室南行。為自全之計。辛巳。上皇

至鎮江。以李綱為尚書右丞。東京留守兼親征行

營使。京師戒嚴。宰執議請帝出幸襄鄧以避敵鋒。行營參謀官李綱曰。道君皇帝幸宗社

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帝默然。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

民所在。捨此欲何之。今日之計。當整飭軍馬。固結人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帝問誰可將者。綱曰。白時中

李邦彥等雖未必知兵。然籍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勃然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儻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為尚書右丞。東京留守。綱為帝力陳。不可去之意。且言。明皇開潼關失守。即時幸蜀。宗廟朝廷毀于賊手。今四方之兵。不日雲集。奈何輕舉以蹈明皇之覆轍乎。會內侍奏。中宮已行。帝色變。倉卒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綱泣拜以死。邀之。帝顧綱曰。朕今為卿留。治兵禦敵之事。專責之。卿勿致踈虞。綱惶恐受命。宰臣猶請出幸。不已。帝從之。綱趨朝。則禁衛探甲乘輿已駕矣。綱急呼禁衛曰。爾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曰。願死守。綱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留。復戒行何也。今六軍父子妻孥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為衛。敵兵已逼。知乘輿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帝感悟遂止。禁衛六軍聞之。無不悅者。皆拜伏呼萬歲。乃命綱兼行營使。白時中以便。宜從事。綱治守戰之具。不數日而畢。

白時中

免以李邦彥為太宰。張邦昌為少宰。趙野為門下侍郎。王孝迪為中書侍郎。蔡懋為尚書左丞。○遣使督諸道兵入援。○金幹萬不圍京師。李綱力戰禦之。金人來議和。詔出內帑及括借士民金帛與之。遣康王構及少宰張邦昌往為質。

癸酉。幹萬不軍抵汴城。據牟駝岡。帝召羣臣議之。李邦彥力請割地求和。李綱以為為擊之便。帝竟從邦彥計。命虞部員外郎鄭望之及高世則使其軍。未至。遇金使吳孝民來。因與偕還。是夜金人攻宣澤門。李綱禦之。斬獲百餘人。金人知有備。又開道。君已內釋。乃退。甲戌。孝民入見。問納張瑩事。令執送。童貫譚稭詹度且言曰。上皇

朝事已往不必計。今少帝與金別立誓書，結好仍遣親王宰相詣軍前可也。帝因求大臣可使者，李綱請行。帝不許，而命李稅綱曰：「安危在此一舉，臣恐李稅怯懦。」詔國事也，不聽。遂命稅使金軍，稅至，幹高不盛，兵南向坐。稅北面再拜，膝行而前，恐怖喪膽，失其所言。幹高不謂之曰：「汝家京城破在頃刻，所以斂兵不攻者，徒以少帝之故，欲存趙氏宗社我恩大矣。今若欲議和，當輸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牛馬萬頭，表段百萬匹，尊金帝為伯父，歸燕雲之人在漢者，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之地，而以宰相親王為質，送大軍過河，乃退爾。」因出，事目一紙付稅，遣還。稅等唯唯不敢措一言，遂與金使蕭三寶奴耶律忠王訥等偕來。凡金人所要求，皆郭藥師教之也。乙亥，金人攻天津景陽等門，李綱親督戰，募壯士，鑿城而下。自卯至酉，斬其首長十餘，殺其衆數千人。何灌力戰而死。丙子，稅至，李邦彥等力勸帝從金議，帝乃避殿減膳，括借都城金銀及倡優家財，得金二十萬兩，銀

四百萬兩，而民間已空。李綱言：「金人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況都城乎？」三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即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若遣辯士，姑與之議，所以不可不者，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李邦彥等言：「都城破在旦夕，尚何有三鎮而金幣之數又不足較？」帝默然。綱不能奪，因求去。帝慰諭之曰：「卿第出治兵，此事當徐圖之。」綱退，則誓書已成。稱伯大金國皇帝，姪大宋皇帝，金幣割地，遣質更盟。一依其言。遣沈晦以誓書先往，并持三鎮地圖示之。庚辰，以張邦昌為計議使，奉康王構往金軍為質，以求成。初，邦昌與邦彥等力主和議，不意身自為質，及行，乃遣帝署御批，無變割地議。帝不許，康王與邦昌乘筏渡壕，自午至夜，始達金營。康王道君皇帝第九子，韋賢妃所生也。以

唐恪同知樞密院事○都統制馬忠敗金人于

順天門

金游騎大掠於城下。忠以京西募兵。適至。擊金人敗之。于順天門外。金師遂收斂。為一西路。稍通接。

兵得達

以路允迪簽書樞密院事。如金粘沒

喝軍。○神師道帥師入援。以師道同知樞密院

事。統四方勤王兵。

師道至洛。聞韓離不已。乞京城下。或止。師道言。賊勢方銳。願少駐。取辱焉。今鼓行而進。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吾來。士

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回不進。形見情露。祇

氣自振。何憂賊哉。揭榜沿道。言神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抵京西。趨汴水南。徑逼敵營。金人懼。徙砦稍北。斂游

騎。但守牟駝岡。增壘自衛。時師道年高。天下稱爲老神。帝聞其至。喜甚。開安上門。命李綱迎勞。師道入見。帝問

曰。今日之事。卿意若何。對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已講好矣。對曰。臣以軍

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遂拜同知樞密院事。充京畿河北河東宣撫使。統四方勤王兵。及前後軍。以姚

平仲爲都統制。師道時被病。命毋拜。許肩輿入朝。金使王訥在廷。頡頏望見師道。拜跪稍如禮。帝顧笑曰。彼爲

卿故。師道請緩給金幣于金。俟彼情歸。以楊時爲右

諫議大夫兼侍講。

時言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爲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

甲利兵。不足恃也。童貫爲三路大帥。棄軍逃歸。朝廷置之不罪。故梁方平之徒相繼而遁。當正典刑。以爲不忠

之戒。自貫握兵二十餘年。覆軍殺將。馴至今日。比聞防城仍用閩人。覆車之轍。不可復蹈。疏上。遂有是命。賊

梁師成爲彰化節度副使。尋賜死。

師成。晚年益通賄。謝士人入。數百萬。以獻。頌上書爲名。令赴廷試。唱第之日。侍於帝

前。聳需升降之。其小吏儲宏亦與科甲。而執役如初。師

成貌若不能言。然陰鷲遇間，即發王黼嘗為鄂王楷陰畫奪宗之計。師成力保護太子，得不動搖。及上皇東幸，嬖臣多從以避罪。師成自以舊恩留京師。太學生陳東既疏其罪惡，布衣張炳亦以為言。遂貶。令開封吏護送。至貶所行。二月，都統制姚平仲將兵夜襲金營。日追殺之。

不克而遁

時朝廷日輸金幣于金，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屠掠，四方勤王之師漸至。李綱言：金人貪婪無厭，克恃日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陷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絕餉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帝深然之。

約日舉事。种氏姚氏皆素為山西巨室，平仲以父古方帥熙河兵入援，慮功名獨歸种氏，乃云：士不得遠戰，有怨言。帝聞之，以語李綱。綱主其議，令城下兵緩急聽平仲節度。帝日遣使趣師道戰。師道欲俟其弟師中至，因奏言：過春分乃可擊。時相距纔八日，帝以為緩。平仲請先期擊之。二月朔，平仲帥步騎萬人夜斫敵營，欲生擒幹離不。及取康王以歸。夜半，帝遣中使諭李綱曰：姚平仲已舉事，卿速援之。平仲方發，金候吏覺之，幹離不遣兵迎擊。平仲兵敗，懼誅亡去。李綱率諸將出救，遂與金人戰于幕天坡。以神臂弓射却之。師道復言：劫寨已誤。然兵家亦有出其不意者。今夕再遣兵分道攻之，亦一奇也。如猶不勝，然後每夕以數千人擾之，不十日賊遁矣。李邦彥等畏

罷免李綱以謝金人

者詰責用兵違

儒皆不果用。昌恐懼涕泣，康王不為動。金人異之，乃使誓之。故張邦昌請更以他王為質。納至李邦彥語之曰：王納來致責，且請更以他王為質。納至李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爾，非朝廷意也。因罷綱以謝金人。廢親征行營司。時宇文虛中聞汴京急，馳歸收合散卒。

得東南兵二萬人。以便宜起李逸領之。令駐于汴河。會姚平仲失利。援兵西來者皆潰。虛中繼而入京。帝欲遣人奉使辨劫營。非朝廷意。大臣皆不欲行。虛中承命慨然而往。太學生陳東上書

請復用李綱。詔以綱為尚書右丞。京城防禦使

東等千餘人上書于宣德門。言李綱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所謂社稷之臣也。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梈。之徒庸繆不才。忌嫉賢能。動為身謀。不恤國計。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拔綱中外相慶。而邦彥等疾如仇讎。恐其成功。因緣沮敗。且邦彥等必欲割地。曾不知無三關四鎮。是棄河北也。棄河北。朝廷能復都大梁乎。又不知邦昌等能保金人。不復敗盟否也。切恐虜兵南向。大梁不可都。必將遷而之金陵。則自江以北。非朝廷有。況金陵正處童貫蔡攸。朱勗等往。生變亂。雖欲遷而都。又不可得。陛下將於何地。而奠宗社邪。

邦彥等不為國家長久之計。又欲沮李綱成謀。以快私憤。李綱罷命。一傳兵民騷動。至於流涕。咸謂不日為虜擒矣。罷綱。非特墮邦彥等計中。又墮虜計中也。乞復用綱。而斥邦彥等。且以間外付神師道。宗社存亡在此。一舉不可不謹。書奏。軍民不期而集者數萬人。會邦彥入朝。眾數其罪而罵。且欲毆之。邦彥疾驅得免。吳敏傳宣令退。眾莫肯去。搗壞登聞鼓。喧呼動地。殿帥王宗濂恐生變。奏帝勉從之。帝乃遣耿南仲號於眾曰。已得旨。宣綱矣。內侍朱拱之。宣綱後期。眾齎而磔之。并殺內侍數十人。知開封府王時雍。麾之不退。帝顧戶部尚書聶昌。俾出諭旨。諸生始退。乃復綱。右丞充京城四壁防禦使。既而都人又言。願見神師道。詔趣師道入城。彈壓。師道乘車而至。眾褰簾視之。曰。果我公也。相麾聲喏而散。明日詔誅士民殺內侍為首者。禁伏闕上書。王時雍欲盡致太學諸生于獄。人人惶恐。會朝廷將用楊時為祭酒。遣聶昌詣學。宣諭。然後定。吳敏敬拜講議。奏東為太學

錄東力辭以歸除元祐黨籍學術之禁○廢苑囿宮觀

可以與民者○更以肅王樞為質于金康王構

還注宇文虛中冒鋒鏑至金營露坐風埃自已至由金人

幕府見韓高不辭語不遜禮節倨傲抵暮遣王內隨虛

中入城要越王及李邦彥吳敏李綱并駙馬曹晟等與

金銀騾馬之類且欲御筆書定三鎮界方退以徐處

軍明日帝命肅王往代質康王張邦昌還

仁為中書侍郎宇文虛中簽書樞密院事蔡懋

罷○詔割三鎮地以畀金金韓高不引兵北去

京師解嚴初金人犯城蔡懋禁不得輒施矢石將士

積憤及李綱復用下令能殺敵者厚賞衆

無不奮躍金人懼稍稍引却至是宇文虛中復奉詔如

金許割三鎮地韓高不得詔遂不俟金幣數足遣韓光

裔來告辭退師北去肅王從之京師解嚴种師道請乘

其半濟擊之帝不許師道曰異日必為國忘御史中丞

呂好問進言于帝曰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赦且詔諭

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不聽

今庶事並遵用祖宗舊制凡蠹國害民之事

免邦彥無所建明惟阿順趨諂

而已都人目為浪子宰相

以張邦昌為太宰

李邦彥

吳敏為少宰

李綱知樞密院事

耿南仲李執為

尚書左右丞○宇文粹中罷○姚古种師中及

府州將折彥質以兵入援

姚古种師中及府州帥

折彥質等各以兵勤王

凡十餘萬人。至汴城下。而韓高不已。退。李綱請詔古等
造之。且戒俟其間。可擊則擊。而三省乃令護送出之。勿
輕動。以啓釁。時大臣政。神師道罷。中丞許翰言。師道
令。矛盾。故迄無成功。可使解兵柄。帝謂其老難用。翰曰。秦始皇老王翦而用
李信。兵辱于楚。漢宣帝老趙充國。而卒能成金城之功。
自呂望以來。以老將收功者。難一二數。師道智慮未衰。
雖老可用也。帝不納。翰又言。金人此去。存亡所係。當令
一大創。使失利去。則中原可保。四夷可服。不然。將以揚
來。再舉。必有不救之患。宜遣師邀擊之。帝亦不聽。以楊
時兼國子祭酒。時知無不言。然不見聽。及太學生留
因召對。時言。諸生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
行誼者。爲之。長貳。則將自定。帝曰。無以逾卿。遂用之。金
粘沒喝入威勝軍。陷隆德府。粘沒喝攻太原。悉破
諸縣。獨城中以張孝

粘沒喝入威勝軍。陷隆德府。

粘沒喝攻太原。悉破諸縣。獨城中以張孝

純固守不下。乃於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城防守。使內
外不相通。及聞韓高不議和。亦遣人來求賂。宰臣以勤

王兵大集。拘其使而不與。粘沒喝怒。乃分兵趨汴京。折
可求。劉光世軍皆爲所敗。平陽府叛。卒導金兵入南北

關。粘沒喝嘆曰。關險如此。而使我國過之。南朝無人矣。既
過。知威勝軍李植以城降。遂攻下隆德府。知府張確死。

之。進屯澤州。呂中曰。取燕而不知取三關之險。守
京城而不知守關河之險。此虜所以嘆無人也。貶蔡

京爲秘書監。童貫爲左衛上將軍。蔡攸爲太中

大夫。以陳東之言也。時梁方平伏誅。○王孝迪罷

○以聶昌爲東南發運使。未行而罷。初上皇南

幸。童貫高俅等以兵扈從。既行。聞都城受圍。乃止。東南
王師。道路籍籍。言貫等爲變。朝議以聶昌爲發運使。

往圖之。李綱曰。使昌所圖果成。震驚太上。此憂在陛下。萬一不果。是數人者挾太上於東南。求劔南一道。陛下將何以處之。莫若罷昌之行。請於太。金粘沒喝還雲。上去此數人。自可不勞而定。帝從之。

中。留軍圍太原。○三月。張邦昌李棨免。議者以邦昌私

於敵。故粘沒喝復至。以徐處仁為太宰。唐恪為中書侍郎。何臬為尚書右丞。許翰同知樞密院事。

帝召處仁問。割三鎮是否。處仁言。不當棄與吳敏議。合敏薦處仁可相。遂拜太宰。時進見者多論宣和間事。恪言于帝曰。革弊當以漸。耳擇今日之所急者。先之。而言者不顧大體。至毛舉前事。以快一時之憤。豈不傷太上之心哉。京攸貫黜之徒。既從竄斥。姑可已矣。他日邊事既定。然後白太上。請下一詔。與天下共棄之。誰曰不可。

帝曰。卿論甚善。為朕作詔書。以此意布告在位。宇文虛中免。言者劾其議和之罪。出知青州。

詔种師道屯滑州。姚古种師中援三鎮。古復隆

德府威勝軍。師中追幹离不至北鄙而還。詔金

盟終不可保。今粘沒喝深入。南陷隆德。先敗元鈞。嚴風夜追答。已黜罷元主和議之臣。其太原中山河間三鎮

保塞陵寢所在。誓當固守。於是命种師道為河北河東宣諭使。駐滑州。姚古為河北制置使。种師中副之。古總

兵援太原。師中援中山河間。而師道實無兵自隨。乃請合關河卒屯滄衛孟滑。備金兵再至。朝廷以大敵甫退

不宜勞師。示弱格不用。師中渡河上言。粘沒喝至澤州。臣欲由邢相間捷出。上黨擣其不意。當可以遣朝廷疑

不用。幹离不行。至中山河間。兩鎮皆固守不下。師中因進兵以逼之。幹离不遂出境。姚古以兵復隆德威勝。扼

南北 詔李綱迎太上皇于南京

時用事者言太上皇將復辟于鎮江人

情危駭。既而太上皇后先還。或謂后將由端門直入禁中。內侍輩頗勸帝嚴備。帝不從。既而太上還至南京。以書問改革政事之故。且召吳敏、李綱。或慮太上意不可測。綱曰：「此無他。不過欲知朝廷事爾。」綱往具道。皇帝聖孝。思慕請陛下蚤還京師。太上因及行宮止。遼角等事。綱曰：「當時恐金人知行宮所在。非有他也。」因言：「皇帝每得詰問之詔。輒憂懼不食。臣竊譬之。家長出而彊寇至。子弟之任家事者。不得不從。宜措置長者。但當以其能保田園。大計而慰勞之。苟誅及細故。則為子弟者何所逃。其責邪？」陛下回鑿。臣謂宜有以大慰皇帝之心。勿問細故可也。太上感悟。出玉帶。金魚象簡賜綱。且曰：「卿捍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遂垂名青史。」綱還具道。太夏四月。夏人陷天德雲內諸城。上意帝始釋然。

金人龍衣取之

先是粘沒喝遣撒拇使夏。許割天德雲內金肅河清四軍及武州等八館之地。

約攻麟州。以牽河東之勢。夏人遂由金肅河清渡河。取天德雲內武州河東八館之地。因攻鎮威城。兵馬監押朱昭力戰而敗。乃盡殺其妻子。納尸井中。復帥士搏戰死之。城遂陷。既而金將谷神以數萬騎陽為出獵。掩至天德。逼逐夏人。悉奪有其地。夏人請和金人執其使。太上皇至京師。太上將進迎奉儀注。耿南仲議欲屏太上左右。車駕乃進。李綱言：「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闇而已。自誠明推之。可至於堯舜。自疑闇推之。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耿南仲不以堯舜之道輔陛下。乃闇而多疑。南仲怫然曰：「臣適見左司諫陳公輔。乃為李綱結士民伏闕者。乞下衛史置對。上愕然。綱曰：「臣與南仲所論國事也。」南仲乃為此言。臣何敢復有所辨。因求去。帝不允。

立子謀為皇太子。○以耿南仲

為門下侍郎趙野免○詔吏部考覈濫賞凡由

李彥之公田王黼朱勳之應奉。壹貫譚稹等西北之師

孟昌齡河防之役。夔蜀湖南之開疆。關陝所束之政。及近習所引獻頌可採。特赴

殿試之流。所得爵賞悉奪之。以种師道為兩河宣

撫使○復以詩賦取士。禁用王安石字說○召

河南尹焞至京師。賜號和靖處士。遣還。焞洛人。願紹聖初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焞曰。寧高可

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願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願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

以祿養。願聞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舉徒洛中。非弔喪問疾不出。士大夫宗仰之。种師道薦焞德行。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遣還。戶部尚書梅執

禮。侍郎邵溥。中丞呂好問。中書舍人胡安國合奏。五月。焞言動可以師法。器識可以任大。乞擢用之。不報。

罷王安石配享孔子。猶從祀廟庭。國子祭酒楊

時致仕。時上言蔡京用事二十年。蠹國害民。幾危宗

京以繼述神宗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

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

之。安石扶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為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

事。若合符契。其著為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敗壞其心

術者。不可縷數。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

像。使邪說淫辭不為學者之惑。疏上。詔罷安石配享。降

居從祀之列。時諸生習用王氏學。以取科第者已數十

年。不復知其非。忽聞楊時目為邪說。羣論籍籍。於是中

丞陳過庭諫議大夫馮濟上疏。詔罷時祭酒。詔改

給事中。時力辭。遂以徵猷閣待制致仕。時居諫垣。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關王氏排和議。論三鎮不。詔神師中。姚古進軍太原。師中與金

人戰于殺熊嶺。敗績。死之。古軍潰。

太原圍不解。詔神師中由

井陘與姚古犄角。師中進次平定軍。乘勝復壽陽。榆次等縣。留屯真定。時粘沒喝避暑還雲中。留兵分就高。我現者以為將遁。告于朝。許翰信之。數遣使趣師中出戰。責以逗撓。師中嘆曰。逗撓。兵家大戮也。吾結髮從軍。今老矣。忍受此為罪乎。即日辦嚴約。姚古及張願俱進。而輜重實犒之物。皆不以從行。師中抵壽陽之石坑。為金將完顏活女所襲。五戰三勝。回趨榆次。至殺熊嶺。去太原百里。姚古將兵至。威勝。統制焦安節妄傳粘沒喝將至。故古與願皆失期不至。師中兵飢甚。敵知之。悉眾攻右軍。右軍潰。而前軍亦奔。師中獨以麾下死戰。自卯至

巳。士卒發神臂弓射退金人。而賞賚不及。皆憤怨散去。所留才百人。師中身被四創。力疾闚死。師中老成持重。為時名將。既死。諸軍無不奪氣。金乘勝進兵。迎古。遇于盤陀。古兵潰。退保隆德。事聞。李綱召安節斬之。安置古于廣州。而贈

六月。詔諫官極論闕失。

右正言崔鷗上疏曰。諫議

大夫馮濟。近上章言熙寧元豐之間。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解尚敢為此姦言乎。王安石除異己之人。著三經之說。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于大亂。此無異論之効也。蔡京又以學校之法。取士人如馭卒。伍有一異。論累及學官。其苛錮多。士固已密矣。而解猶以為太學之盛。欺罔不已。甚乎。仁宗英宗。選敦樸。敢言之士。以遺子孫。安石目為流俗。一切逐去。司馬光復起而用之。元祐之治。天下安於泰山。及蔡京得志。引門生故吏。更持政柄。倡紹述之論。以欺人主。使天下。一於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紹述理財而公私竭。紹述造士

而人才衰。紹述開邊而塞塵犯關矣。京之術破壞天下已極。尚忍使其餘盡再破壞邪。京姦邪之計大類王莽而朋黨之衆則又過。召种師道還。以李綱為兩河之願。斬之以謝天下。

宣撫使

京師自金兵退。上下恬然。置邊事於不問。李綱獨以為憂。數上備邊禦敵之策。不見聽用。

每有謀議。復為耿南仲等所沮。及姚古种師中敗。潰种師道以病丐歸。南仲等請棄三鎮。綱言不可。乃以綱為宣撫使。劉韜副之。以代師道。又以解潛為制置副使。以

代姚古。綱言臣書生。實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為陛下料理兵事。今使為大帥。恐誤國事。因拜辭不許。退而移疾乞致仕。章十餘上。亦不允。臺諫言綱不可去。朝廷

帝以其為大臣。遊說斥之。或謂綱曰。公知所以遣行之意乎。此非謂邊事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爾。公不

起。上怒且。不測奈何。許翰復書杜郵二字。以遺綱。綱不得已。受命。帝手書裴度傳以賜之。宣撫司兵僅萬二千

人。綱請銀絹錢各百萬。僅得二十萬。庶事皆未集。綱乞展行期。御批以為遷延。拒命。趣召數四。綱入對。帝曰。卿

為朕巡邊。便可還朝。綱曰。臣之行無復還理。臣以愚直不容於朝。使既行之後。無有沮難。則進而死敵。臣之願

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自度不能為。即當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為感動。陸辭。又為上

道。唐恪聶昌之姦。任路允迪免。○請左司諫陳公之。必誤國。言甚激切。

輔監合州酒務

公輔居職敢言。耿南仲指為李綱之黨。公輔因自列。且辭位。復言李綱書

生不知軍旅。遣援太原。乃為大臣所陷。天狗星隕。有後必敗事。時宰怒其言。斥監合州酒務。

如琴出此紫微垣

長數丈。北拂帝座。掃文昌。大臣有謂此乃夷狄將棄。非中國憂也。是舉

泉觀譚世勳面奏。垂象可畏。當慎德。以應高麗。屠落天。不宜惑其說。詔除民間惑者。十七事。

于金。金以保州界之。

高麗王楷遣使奉表稱藩一

之。且以保州與之。秋七月。除元符上書邪等之禁。自是朝貢不絕。

○竄蔡京于儋州道死。童貫趙良嗣伏誅。

京再

信軍節度副使貫再敗昭化軍節度副使。至是復竄京于儋州。其子孫二十三人分竄遠地。遇赦不許量移。竄貫于吉陽軍。趙良嗣于柳州。詔下十日。京死于潭州。朝廷遣御史張浚誅貫。轉運副使李昇之誅良嗣于貶所。函首赴闕。梟于市。京天資凶譎。舞智御人。在人主前。頡頏伺為固位計。帝亦知其姦。屢罷屢起。且擇京不合者執政。以祝之。京每聞將退免。輒入見。祈哀蒲伏叩頭。無復廉耻。見利忘義。至於兄弟父子。自為秦越。暮年即家為府。管進之徒。集門輪貨。僮隸皆得美官。棄紀綱法度。為虛器。根株連結。牢不可破。卒致宗社之禍。雖以謫死。

天下猶以不正典刑為恨。貫握兵二十年。權傾一時。奔走期會。過于制敕。嘗有論其過者。詔方劾。往察。劾一動。一息貫悉偵得之。先密以白。且陷以他事。劾反得罪。逐死。貫狀魁梧。偉瞻視。願下生鬚十數。皮骨勁如鐵。不類閹人。有度量。能踈財。後宮自妃嬪以下。皆獻餉結納。左右婦寺。譽言日聞。竈煽翕赫。庭戶雜運成市。岳牧輔弼。多出其門。窮姦稔禍。流毒四海。死不足以償責。李綱至懷州。諸軍潰于太

原。綱留河陽十餘日。練士卒。修整器甲之屬。進次懷州。

言秋高馬肥。敵必深入。宗社安危。殆未可知。防秋兵盡集。尚恐不足。今河北河東。日告危急。未有一人騎以副其求。柰何。甫集之兵。又皆散遣。且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疏上。不報。趣赴太原。綱乃遣解潛屯威勝軍。劉韜屯遼州。幕官王以寧與都統制折可求張思正等屯汾州。范瑗

屯南北關。皆去太原五驛。約三道並進。時諸將皆承受御書。事皆專達。進退自如。宣撫司徒有節制之名。多不遵命。綱嘗具論之。雖降約束。而承受專達。自若。於是劉韜兵先進。金人併力禦之。韜兵潰。潛與敵遇于關南。亦大敗。思正等領兵十七萬。與張灝夜襲金婁室軍于文水。小捷。明日戰。復大敗。死者數萬人。可求師潰于子夏山。於是威勝軍。隆德府。汾。晉。澤。絳。民皆渡河南。奔州縣皆空。

八月復以神師道

為兩河宣撫使。召李綱還。

綱以張灝等違節制而敗。又上疏極論節制不

專之弊。且言分路進兵。賊以全力制吾孤軍。不若合大兵由一路進。及范世雄以湖南兵至。因薦為宣撫判官。方欲會合親率擊虜。會以議和止。綱進兵。綱亦求罷。遂代還。

金粘沒喝。幹離不

復分道入寇。

先是朝廷以蕭王為彼所質。亦留其使臣蕭仲恭以相當。踰月不遣。其副趙倫

懼不得歸。乃給館伴。邢侗曰。金有耶律余覲者。領契丹兵甚眾。貳於金人。願歸大國。可結之以圖幹離。不及粘沒喝執政。以仲恭余覲皆遼貴戚舊臣。而用事于金。當有亡國之感。信之。乃以蠟書命仲恭致之。余覲使為內應。仲恭還見幹離。不即以蠟書獻之。幹離不以聞于金主晟。麟府帥折可求。又言遼梁王雅里在西夏之北。欲結宋以復怨于金。吳敏勸帝致書梁王。由河東之麟府亦為粘沒喝所得。復以聞於金主晟。以粘沒喝為左副元帥。幹離不為右副元帥。分道南侵。粘沒喝發雲中。幹離不發保州。

徐處仁。吳敏。許

翰罷。以唐恪為少宰。何臬為中書侍郎。陳過庭

為尚書右丞。聶昌同知樞密院事。李回簽書院

事。翰處仁主用兵。而吳敏耿南仲欲和。論議不合。翰罷知亳州。處仁又與敏爭于帝前。處仁怒。擲筆中敏面。

鼻額為黑。南仲與唐恪、聶昌欲排去二人而代之位。諷中丞李回論之。於是俱罷。初敏以昌猛厲可使助已。自衡州召知開封府。不數月拜同知。入謝。即陳扞禦之策。曰：三關四鎮，國家藩籬也。聞欲以畀敵。一朝淪盟，何以制之？願勿輕與。而檄天下兵集都畿，堅城守以遏其衝。簡禁旅以備出擊。壅河流以斷歸路。前有堅城，後有大河。勁兵四面而至。彼或南下，墮吾網中矣。臣願激合勇義之士，設伏開關，出其不意，掃其營以報。帝壯之。命提舉守禦。得以便宜行事。未幾言遣給事中王雲使者論敏。因蔡京進用。安置涪州。遣金軍先遣劉岑、李若水、分使金軍以求緩師。岑等則深諱金銀。專論三鎮。至是乃遣雲往。許以三鎮賦入之數。九月，金粘沒喝陷太原。副都總管王直等死之。粘沒喝乘勝急攻太原。不能支。城遂陷。孝純被執。既又釋而用之。副都總管王稟負原廟中。太宗御容赴汾水死。通判方笈、轉運韓揆等三十人皆被害。金分兵陷汾州。知州張克戩率力扞禦。城破猶巷戰。不克。乃南向拜。自引決。一家死者八人。

蔡攸朱勔伏誅
先是竄勔循州籍其家田至三十萬畝。他物稱是。言者又論攸興燕山之役。禍及天下。驕奢淫泆。載籍所無。於是遣使即二人所至斬之。
以王寓為尚書左丞。

于遠州
安國初為太學博士。蔡京惡其異已。會安國舉永州布衣王繪、鄧璋遺逸。京以二人乃范

純仁、鄒浩之客。置獄推治。安國坐除名。張商英相始得復官。帝即位召赴京師。入對言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語甚剴切。日吳始退。耿南仲聞其言而惡之。力間于帝。帝不為動。中丞許翰入見。帝謂曰：卿識胡

安國否。翰對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迹。不為所污。如安國者。實鮮。遂除中書舍人。及言者論李綱專主戰議。喪師費財。罷知揚州。舍人劉珏當制。謂綱勇於報國。吏部侍郎馮澥言。珏為綱遊說。珏坐貶。安國封還詞頭。且論澥越職論事。耿南仲大怒。何臬從而擠之。遂出知通州。安國在省一月。多在告之日。及出。必有所論。列或曰。事之小者。盍姑置之。安國曰。事之大者。無不起於細微。今以小事為不必言。至於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可言也。人服其論。

置四道都總管府。以李回為大

河守禦使。折彥質為河北宣撫副使。

從何臬之請分天下

二十三路為四道。建三京及鄧州為都總管府。分總四道。兵以知大名府趙野總北道。知河南府王襄總西道。知鄧州張叔夜總南道。知應天府胡直孺總東道。事得專決。財得專用。官得專置。

罷西南勤

王兵

金師日逼。南道總管張叔夜。陝西制置使錢蓋各統兵赴闕。唐恪。耿南仲專主和議。亟檄止諸軍勿

前遣給事中黃諤由海道使金以請和。

夏人陷西安州。

○金韓萬不

陷真定。都鈐轄劉錡死之。

种師閔及金韓萬不戰于井陘。敗績。韓萬不遂

入天威軍。犯真定。錡率眾晝夜搏戰。久之。城陷。錡巷戰。麾下稍稍散亡。錡顧其弟曰。我大將也。可受賊戮乎。因挺刃欲專門出。不果。自縊。死。知府李迥被執北去。

冬十月。安置李綱于建

昌軍。○金遣使來。

金二酋遣楊天吉。王訥等以書來詰責。索親王詣軍前陳謝。仍

要割地。且求金帛車輅。儀物。及其主徽號。

罷御史中丞呂好問。

金人復至。

大臣不知所出。遣使講解。金人佯許而攻略自如。諸將以和議。故皆閉壁不出。好問乃請亟集滄滑邢相之戍。

以渴奔衝而列勤王之師于畿邑以衛京城。疏入不省。金人陷真定。攻中山。上下震駭。廷臣狐疑相顧。猶以和議為辭。好問率臺屬劾大臣畏懦誤國。召神師道還。坐敗。知袁州。帝問其忠。下遷吏部侍郎。

尋卒

師道次河陽。遇王汭。揣敵必大舉。亟上疏請幸長安。以避其鋒。大臣以為怯。召還。以范詢代之。

師道尋卒。謚忠憲。

以馮澥知樞密院事

○**貶王寓為軍**

州團練副使

命寓副康王使幹。離不軍。寓託故不行。乃貶單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十

一月。夏人陷懷德軍

知軍事劉鈞通。籍譚稹家。○

詔百官議三鎮棄守

王雲至真定。幹離不軍。使從吏先還。言金人不復求地。但

索五輅及上尊號。且須康王至軍。乃議和。會幹離不粘沒喝亦使王汭等來。帝乃命馮澥副康王往。王未行而

車輅至長垣。為金人所却。王遂不行。至是雲還。言金人中變。今必欲得三鎮。不然則進兵取汴都。中外駭震。詔

集從官于尚書省。議割三鎮。百官多請割。與以紓國禍。何鼎曰。三鎮國之根本。奈何一旦棄之。且金人無信。割

亦來。不割亦來。唐恪耿南仲等力主割地。稟論辨不已。因曰。河北之民皆吾赤子。棄地則并其民。棄之為民父

母而棄其子。可乎。帝悟。乃止。稟退謂恪曰。割三鎮則傷

河外之情。不割則太原真定已失。不若任之。恪唯唯。遂

詔河北河東京畿清野。令流民得占官舍寺觀。以居。禁京師民以浮言相動者。金粘沒喝陷

河東諸州郡。李回折彥質師潰。金人遂渡河陷

西京。詔馮澥使金軍請和

粘沒喝自太原趨汴。所至破降。平陽府威勝。德軍澤州皆陷。官吏棄城走者。遠近相望。粘沒喝至河外。宣撫副使折彥質以兵十二萬拒之。夾河而軍。時李

回以萬騎防河亦至河上粘沒喝曰南軍亦眾與之戰勝負未可知不若加以虛聲遂取戰鼓擊之達曰彥質之眾皆潰李回亦奔還京師金活女帥眾先渡孟津粘沒喝從之於是知河陽燕瑛河南留守西道都總管王襄皆棄城走永安軍鄭州悉降于金粘沒喝既渡河不復言三鎮直遣人來言欲盡得兩河地請盡河為界於是京師戒嚴遣馮濟李若水往使行至中牟守河兵相驚以為金兵至左右謀取間道去解問何如若水曰戊兵畏敵而潰奈何效之今正有死爾敢言退者斬眾乃定既行若水屢附奏言和議必不可諧乞申飭守備

下哀痛詔徵兵于四方○詔上雲副康王構使

金軍許割三鎮至磁州州人殺雲構還次相州

雲固請康王往使詔雲以資政殿學士副王使幹高不軍許割三鎮奉表見玉輅尊金主為皇叔且上尊號十

八字王由滑濟至磁州守臣宗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今敵又說辭以致大王其兵已迫復去何益願勿行先是王雲奉使過磁相勸兩郡撤近城民舍運粟入保為清野之計民怨之及是次磁會康王出謁嘉應神祠雲在後民遮道諫王勿北去厲聲指雲曰真姦賊也王出廟行民譟執雲殺之時幹高不軍濟河遊奕日至磁城下蹤跡王所在知相州汪伯彥亟以帛書請王如相服囊囊部兵以迎於河上王遂行至相勞伯彥曰他日見上當首以京兆薦公由是受知議者以為是役雲不死王必至金無復還理相州湯陰人岳飛少負氣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有神力能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劉韜宣撫真定募敢戰士飛與焉屢擒劇賊至是因劉浩以見何桌罷以陳過庭為中書侍郎王以為承信郎

孫傳為尚書右丞
桌主戰守與唐恪取南仲不合罷為開封尹傳為兵部尚書上

書乞復祖宗法度。帝問之。傳對曰。祖宗法度。惠民熙豐法。惠國崇觀法。惠姦時。謂名言。以郭京為

成忠郎。選六甲兵以禦金。孫傳因讀立溥感事。請

語於市中。人中訪得無忌。於龍衛中得京。好事者言京能

施六甲法。可以生擒金二將。而掃蕩無餘。其法用七千

七百七十七人。朝廷深信不疑。命以官賜金帛數萬。使

自募兵。無問伎藝能否。但擇年命合六甲者。所得皆市

井游惰。旬日而足。敵攻益急。京談笑自如。云擇日出兵

三百。可致太平。直襲擊至陰山。乃止。傳與何栗尤尊信

之。或謂傳曰。自古未聞以此成功者。正或聽之。姑少付

以兵。俟有尺寸功。乃稍進任。今委之太過。懼必為國家

羞。傳怒曰。京殆為時而生。敵中瑣微。無不知者。幸君與

傳言。若告他人。將坐沮師之罪。揖使出。又有劉孝錫等

募衆。或稱六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兵。或稱天關大將。大

率效京所為。燕者危之。京嘗曰。非至危急。吾師不出。

遣耿南仲。聶昌。使金軍許盡割兩河地。昌為絳

人所殺。南仲奔相州。地。帝許之。命耿南仲往報。南

仲以老辭。改命聶昌。昌以親辭。陳過庭曰。主憂臣辱。願

效死。帝為揮涕太息。而怒南仲及昌。乃即命南仲如河

北。幹為不軍。昌如河東。粘沒喝軍。昌言兩河之人忠勇。

萬一為所執。死不瞑目矣。行至絳。絳人果堅壁拒之。昌

持詔抵城下。縋而登。鉞轄趙子清。麾衆殺昌。抉其目。而

與之。初南仲為東宮官十年。自謂首當柄用。而吳敏李綱。越次進位。在已上。心不能平。故每事異議。力沮戰守。與吳升堅請割地。以成和好。故朝廷戰守之備。皆罷致金師日逼。至是與金使王訥偕行。至衛州。衛兵欲殺訥。訥脫去。南仲遂走相州。以帝旨喻康王。起河北兵入衛京師。因連署募兵。以孫傳同知樞密院事。曹輔榜揭之。人情始安。

簽書院事○以范致虛為陝西五路宣撫使會

兵入援○金人入懷州知州事霍安國等死之

安國被圍扞禦不遺力鼎澧兵亦至相與共守拜徵猷

閣待制城竟陷粘沒喝引安國以下問不降者為誰安

國曰守臣安國也問餘人通判林淵鈗轄張彭年都監

趙士訥張諶于潛鼎澧將沈敦張行中及隊將五人同

辭對曰淵等與知州一體皆不肯降粘沒喝令引於東

北鄉望拜亦不屈乃解衣面縛殺十三人而釋其餘安

國一門無噍類金幹離不粘沒喝圍京城要帝出盟

不自真定趨汴僅二十日至城下屯于劉家寺粘沒喝

自河陽來會屯于青城使劉昊來要帝出盟時西南兩

道援兵為唐恪耿南仲遣還於是四方無一人至者城

中唯衛士及弓箭手七萬人乃以萬人分作五軍備緩

急救護命姚友仲辛永宗分領之以五萬七千人分四

壁守禦遣使以蠟書間行出關召兵又約康王及河北

守將來援多為邏兵所獲唐恪計無所出密言于帝曰

唐自天寶而後屢失而復興者以天子在外可以號召

四方也今宜舉景德故事留太子居守而幸西洛連據

秦雍領天下兵親征以圖興復帝將從之開封尹何

入見引蘇軾所論謂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

者帝翻然而改以足頓地曰今當以死守社稷

李

回免○南道都總管張叔夜將兵勤王

中軍令子伯奮將前軍仲熊將後軍合三萬餘人與金

游兵轉戰而前至都下帝御南薰門見之軍容甚整入

對言賊鋒甚銳願如明皇之避祿山暨詣襄陽以圖幸

雍帝不答時東道都總管胡直孺亦將兵入衛與金人

遇于拱州兵敗被執金

復元豐三省官名○以何

人示于城下都人大懼

復元豐三省官名○以何

復元豐三省官名○以何

桌為門下侍郎○閏月唐恪免以何桌為尚書

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恪從帝巡城為都人遮擊策馬得脫遂卧家求去御史胡

弄陟劾恪知慮不能經畫邊事但長於交結內侍今國勢日蹙誠不可以備位乃罷

馮濟至自

金軍以為尚書左丞

濟與李若水至懷州金使蕭慶挾與俱還自後凡三遣慶

末堅請帝出會盟

詔張叔夜簽書樞密院事將兵入城

朱熹曰叔夜領兵合駐旁近以為牽掣所以迄無成功

金人要

親王出盟遣馮濟曹輔以宗室往受盟金人不

許金人屯青城日縱兵攻掠殿前副都指揮使王宗濬與金人戰于城下敗死金人攻南壁張叔夜范瑍分

兵德之遙見金兵奔還自相蹈籍死者以千數乃遣使趣召諸道兵兵無至者城中惟衛士三萬可用然亦

什失五六因時令挑戰以示敢敵金人復來言不須上出城請親王及何桌往議詔越王往將行而粘沒喝以

兵來逐王乃止於是金人宣言失信攻城益急再遣使來趣親王出盟詔遣馮濟曹輔與宗室仲溫士誦如金

軍以請和既至粘沒喝即遣還不與交一語

詔康王構為天下兵馬大

元帥

殿中侍御史胡唐老言康王奉使至磁為士民所留乃天意也乞就拜為大元帥俾率天下兵

入援何桌以為然密草詔藁上之帝令募死士得秦仔劉定等四人遣持鸞詔如相州拜王為兵馬大元帥知

中山府陳遼為元帥汪伯彥宗澤為副元帥使盡起河北兵速入衛仔至相州於頂髮中出詔王讀之嗚咽軍

民感

彗星出長竟天○郭京出禦金軍敗走京

城陷。帝如金營請降。金人攻通津。宣化門。范瑗以

百人。自是士氣益挫。會大雨雪連日夜不止。何果數趨

郭京出師。京徒期再三。至是京盡令守禦人下城。毋得

竊窺。因大啓宣化門出攻金師。京與張叔夜坐城樓上。

金兵分四翼。鏢而前。京兵敗退走。墮死於護龍河。填屍

皆滿。城門急閉。京白叔夜曰。須自下作法。因下城。引餘

衆南遁。金兵遂登城。衆皆披靡。四壁兵皆潰。金人焚南

薰諸門。統制姚友仲死於亂。兵四壁守禦使劉延慶奪

門出奔。爲追騎所殺。統制何慶言。陳克禮。中書舍人高

振力戰。與其家人皆被害。京城遂陷。帝聞城陷。慟哭曰。

不用種師道言。以至於此。衛士入都。亭驛執金使。劉晏

殺之。軍民數萬。斧左掖門。求見天子。帝御樓諭遣之。衛

士長蔣宣率其衆數百。欲邀乘輿。犯圍而出。左右奔竄。

獨孫傳梅執禮。呂好問侍宣抗聲曰。國事至此。皆宰相

信任。姦臣不用直言所致。孫傳訶之。宣以語侵傳。好問相

譬曉之曰。若屬忘家族。欲冒重圍。衛上以出。誠忠義。然

乘輿將駕。必甲乘無缺。而後動。詐可輕邪。宣訕服曰。尚

書真知軍情。麾其徒退。何果欲親率都民巷戰。金人宣

言議和。退師。乃止。帝聞金人欲和。而退。命何果及濟王

柎使其軍以請成。粘沒喝。韓禹不曰。自古有南即有北。

不可相無也。今之所議。期在割地而已。果還言金人欲

邀上。皇出郊。帝曰。上皇驚憂而疾。必欲之出。朕當親往。

遂如青城。粘沒喝。軍奉表請降。果喜和議成。既歸都堂。

作會飲。酒談笑終日。史臣曰。金人自陷太原以來。即以

講和割地爲言。李邦彥。吳敏。耿南仲。唐恪。皆墮其計。獨

何果。孫傳以爲地不可割。朝廷任之。然初無奇策。可以

濟難。城破。乃反傾意講和。夫不信于造謀之始。而信于

破城之後。辜天下之望。致君播

遷。由。惑于和議。而戰守不固也。

十二月。康王構帥

師入衛。次于東平。康王開大元帥府于相州。有兵

于大名。宗澤以二千人與金人力戰，破其三十餘營。履冰渡河，見王曰：「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王納之。既而知信德府梁楊祖以三千人至，張俊、苗傅、楊沂中、田師中等皆在麾下，兵威稍振。會帝遣曹輔齋、張詠至，云：「金人登城不下，方議和好，可屯兵近甸，毋動。」注伯彥等皆信之。宗澤獨曰：「金人狡諂，是欲款我師爾。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饑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伯彥難之，勸王遣澤先行。王乃命澤趨澶淵，自是澤不得預。帝至帥府事矣。耿南仲及伯彥請移軍東平，從之。

自金營遣使如兩河割地以畀金

帝還宮，士庶及太學生迎

謂帝掩面大哭曰：「宰相誤我父子，觀者無不流涕。」金遣使來索金一十萬錠，銀二十萬錠，帛一十萬匹。於是大括金銀，定京師米價，勸糶以振民，縱民伐紫筠，館花木以為薪，以陳過庭，折彥質等為割地使，如河東北割地。

以畀金，又分遣歐陽珣等二十人持詔而往。珣嘗上書極言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以與人，復抗論當與力戰。戰敗而失地，他日取之直不戰而割地，他日取之曲。時宰怒，欲殺珣，乃以珣為將，作監丞奉使割深州。珣至深州城下，慟哭謂城上人曰：「朝廷為姦臣所誤至此，吾已辦死來矣。汝等宜勉為忠義報國。」金人怒，執送燕焚死之。

范致虛會師入援至鄧州師潰

致虛聞汴京圍急，會陝西節制

使錢蓋之師凡十萬入援，至潁昌，聞汴京破，西道總管王襄南遁。致虛獨與西道副總管孫昭遠、環慶帥王似、熙河帥王倚帥步騎號二十萬，命馬祐昌統之以趨汴。以僧趙宗印為參議官，致虛將大軍遵陸。宗印將趨西京，宗印又以僧為一軍號尊勝隊。童行為一軍號，爭勝隊。致虛勇而無謀，委已以聽于宗印。宗印從大言，實未嘗知兵。師出武關，至鄧州，千秋鎮。金將婁室以精騎衝之，不戰而潰，死者過半。王似、王倚、孫昭遠等留陝

府致虛收餘金初稅牛具每牛三頭為一具

二年五月金天會五年春正月詔兩河民降

金民不從復詔兩河民開門出降民猶不宥是帝

命太子監國復如金軍至營帝有難色何桌李若

水以為無虞勸帝行帝乃命孫傳輔太子監國而與桌

若水等復如青城唐恪聞之曰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問

門宣贊舍人吳革亦白桌曰天文帝河東割地使

劉幹自經于金軍幹至金營金人使僕射韓正館

君矣幹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為也正曰軍中議立

異姓欲以君為正代與其徒死不若北去取富貴幹仰

天大呼曰有是乎歸書片紙曰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

事二君况主辱臣死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此予所以

必死也使親信持歸報其子子羽等即沐浴更衣酌危

酒而飲金人嘆其忠瘞之寺西岡上遍題窓壁以識其

處凡八十日乃副元帥宗澤大敗金人于衛州

就歛顏色如生澤自大名至開德與金人十三戰皆捷遂以書勸康王

撤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河東北路宣撫范訥知興仁府會林合兵入接三人皆以澤為狂不

元年天會五年

陳過庭至兩河民堅守不奉詔至是

金人索金銀急且再遣帝

至營帝有難色何桌李若

水以為無虞勸帝行帝乃命孫傳輔太子監國而與桌

若水等復如青城唐恪聞之曰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問

門宣贊舍人吳革亦白桌曰天文帝河東割地使

劉幹自經于金軍幹至金營金人使僕射韓正館

君矣幹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為也正曰軍中議立

異姓欲以君為正代與其徒死不若北去取富貴幹仰

天大呼曰有是乎歸書片紙曰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

事二君况主辱臣死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此予所以

必死也使親信持歸報其子子羽等即沐浴更衣酌危

酒而飲金人嘆其忠瘞之寺西岡上遍題窓壁以識其

處凡八十日乃副元帥宗澤大敗金人于衛州

就歛顏色如生澤自大名至開德與金人十三戰皆捷遂以書勸康王

春正月詔兩河民降

金民不從復詔兩河民開門出降民猶不宥是帝

命太子監國復如金軍至營帝有難色何桌李若

水以為無虞勸帝行帝乃命孫傳輔太子監國而與桌

若水等復如青城唐恪聞之曰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問

門宣贊舍人吳革亦白桌曰天文帝河東割地使

劉幹自經于金軍幹至金營金人使僕射韓正館

君矣幹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為也正曰軍中議立

異姓欲以君為正代與其徒死不若北去取富貴幹仰

天大呼曰有是乎歸書片紙曰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

事二君况主辱臣死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此予所以

必死也使親信持歸報其子子羽等即沐浴更衣酌危

酒而飲金人嘆其忠瘞之寺西岡上遍題窓壁以識其

處凡八十日乃副元帥宗澤大敗金人于衛州

就歛顏色如生澤自大名至開德與金人十三戰皆捷遂以書勸康王

撤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河東北路宣撫范訥知興仁府會林合兵入接三人皆以澤為狂不

是帝

命太子監國復如金軍

水以為無虞勸帝行

若水等復如青城

門宣贊舍人

劉幹自經于金軍

君矣幹曰偷生以事二姓

異姓欲以君為正代

天大呼曰有是乎

必死也使親信持歸

酒而飲金人嘆其忠

處凡八十日

就歛顏色如生

澤自大名至開德

撤諸道兵會京城

撫范訥知興仁府

都干虎思

西遼主大石引兵東還行二十日得善地遂建都城號虎思斡耳朶改元虞國以蕭

斡里刺為都元帥率騎七萬東征以青牛白馬祭天嘗

大石曰皇天弗順數也

大風霾雲霧務四塞○二月金劫上

皇及后妃太子宗戚至其軍吏部侍郎李若水

死之

帝自如青城都人日出迎駕而粘沒喝留不遣太

得帝降表遂廢帝及太上皇帝為庶人知樞密院事劉

彥宗請復立趙氏不許丙寅金人整南薰門路人心大

恐丁卯金人令翰林承旨吳玠吏部尚書莫儔入城令

推立異姓堪為人主者且邀上皇出城孫傳曰吾惟知

吾君可帝中國爾若立異姓吾當死之上表金人請立

趙氏不報京城巡檢范瓊逼上皇與太后御輿車出宮

鄂王楷及諸妃公主驛馬及六宮有位號者皆行獨元

祐皇后孟氏以廢居私第獲免初金人以內侍鄧述所

具諸王皇孫妃主名檄開封尹徐秉哲盡取之秉哲令

坊巷五家為保毋得藏匿前後凡得三千餘人秉哲悉

令衣袂相聯屬而往金人逼帝及上皇易服若水抱帝

而哭詆金人為狗輩金人曳若水出擊之敗面氣結仆

地粘沒喝令鐵騎十餘守視曰必使李侍郎無恙若水

絕不食或勉之曰事無可為者公今日順從明日富貴

矣若水嘆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其僕亦慰解

之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屈冀得一歸觀若水嘆之曰

吾不復顧家矣金人又逼上皇召皇后太子孫傳賢太

子不遣統制吳革欲以所募士徵服衛太子漬園而出

傳不從而密謀匿之民間別求狀類太子者及宦者二

人殺之并斬十數死囚持首送之給金人曰宦者殺竊

太子出都人爭聞殺傷誤中太子因帥兵討定斬其為

亂者以獻苟不已則以死繼之越五日無肯承其事者

吳升莫儔皆喜。是時，皇后太子共車而出。傳曰：吾為太子傳，當同死。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從太子出，百官軍吏奔隨。太子號哭，傳曰：且太子傳也，當死從。遂宿門下，以待命。若水在金營，旬日，粘沒喝召問立異姓狀。若水因罵之，為劇賊。粘沒喝令擁之去。若水反顧罵益甚，謂其僕曰：我為國死，賊罵爾，奈併累若屬何？又罵不絕口。監軍搥破其唇，喋血罵愈切。至以刃裂頸斷舌而死。金人相與言曰：遼國之亡，車駕出城者，也。使其不死，亦在誤國之數。惟其一死，明白昭晰，故誤國之罪，金人大括金帛，殺戶部尚書釋而言忠義者，稱焉。

金人大括金帛，殺戶部尚書

梅執禮等。時金酋遼索金帛，每日和議已定，但所需滿數，則奉天子還關。梅執禮及禮部侍郎

陳知質、刑部侍郎程振、給事中安扶皆主根索。四人哀民力已困，相與謀曰：金人所欲無藝極，雖銅鐵亦不能給。盍以軍法結罪，儻室其求，而宦者挾宿怨，諾金酋曰：城中百萬戶，所取未百一。但許民持金銀換米麥，當有出者。已而果然。金酋怒，呼四人責之。執禮等曰：天子蒙塵，臣民皆願致死。雖肝腦不計，於金銀何有哉？願比屋掃空，無以塞命。爾金酋問官長何在，振恐執禮獲罪，遽前曰：皆官長也。金酋怒，先取其副胡舜陟等各杖之。瓦搨四人殺之，而梟其首。

康王構次于濟州

王有衆士庶莫不隕涕憤歎。高陽關路安撫使黃潛善總管楊惟忠亦屯濟濮諸州。王遣真定總管王淵以三千人入衛宗廟。金人聞之，遣甲士及中書舍人張滋責環，詔自汴京至。命王以兵付副帥而還京。王問計於左右，後軍統制張俊曰：此金人詐謀爾。今大王居外，此天授，豈可徒往？因請進兵。王遂如濟州。既而金人謀以五千騎取

康王。呂好問聞之。遣人以書白王曰。大王之兵。度能擊。則邀擊之。不然。即宜速避。金人議立

異姓。執孫傳張叔夜及御史中丞秦檜。吳并莫

百官議立異姓。康莫敢出聲。相視久之。計無所出。王時

雍問於升傳。二人微言。敵意在張邦昌。時雍未以為然。

適尚書員外郎宋齊愈至。自金營。衆問金人意。所主齊

愈取片紙書張邦昌三字示之。時雍乃決。遂以邦昌姓

名入議狀。張叔夜不肯署狀。金人執叔夜及孫傳。置軍

中。粘沒喝召叔夜給之曰。孫傳不立異姓。已殺之。公年

老。大家豈可與傳同死。叔夜曰。世受國恩。義當與之存

亡。今日之事。有死而已。金人皆義之。太常寺簿張浚。開

封士曹趙鼎。司門員外郎胡寅。皆逃入太學。不書名。唐

恪書名。仰藥而死。已而時雍復集百官。詣祕書省。至即

閉省門。以兵環之。俾范瓊諭衆。以立邦昌意。衆唯唯。時

雍先署狀。以率百官。御史馬伸獨奮曰。吾曹職為宰臣。

豈容坐視。乃與御史吳給約中丞秦檜共為議狀。願復

嗣君以安四方。且論邦昌當上皇時。蠹國亂政。以致社

稷傾危。金人怒。執檜去。吳并莫儔。三月。金立張邦

持狀詣軍前。邦昌入居尚書省。

昌為楚帝。閣門宣贊舍人吳革率衆討邦昌。不

克而死。金人勸進。邦昌始欲引決。或曰。相公不前死

昌北向拜舞。受冊即位。號大楚。遂升文德殿。設位御床

西。受贊。遣閣門傳令勿拜。王時雍率百官。遠拜。邦昌但

東面拱立。閣門宣贊舍人吳革。取屈節異姓。率內親事

官數百人。皆先殺其妻孥。焚所居。舉義金水門外。范瓊

詐與合謀。令悉棄兵仗。乃從後襲之。殺百餘人。捕革併

其子殺之。又擒斬十餘人。是日風霾。日暈無光。百官慘

沮。邦昌亦變色。唯時雍。吳并。莫儔。范瓊等欣然。以為有

佐命功。邦昌心不安。拜官皆加權字。以時雍權知樞密

院事領尚書省并權同知樞密院事。儔權簽書院事。呂
好問權領門下省。徐秉哲權領中書省。邦昌見百官稱
子。手詔曰。手書雖不改元。而百官猶未以帝禮事。邦昌唯時
所行文書稱。靖康二年。百官猶未以帝禮事。邦昌唯時
雍每言事稱。臣啓陛下。又勸邦昌坐紫宸垂拱殿。以見
金使。好問事之乃止。時雍復議肆赦。好問曰。四壁之外
皆非我有。將誰赦邪。乃止。赦城中。而選郎官為四方密
諭使。及金人將還。邦昌詣管祖之。服拓袍。張紅蓋。所過
設香案。起居時。雍秉哲并儔。夏四月。金人以二帝
皆從。士庶觀者無不感愴。

及后妃太子宗戚三千人北去

上皇問張邦昌儔

死。則社稷增重。今既尸君之位。則吾事決矣。因泣下。需
襟。至是。韓高不遂。脅上皇太后與親王皇孫駙馬公主
妃嬪。及康王母韋賢妃。康王夫人邢氏等。由滑州去。粘
沒喝。以帝后太子妃嬪宗室。及何真。孫傳。張叔夜。陳過

庭。司馬朴。秦檜等。由鄭州去。而歸馮澥。曹輔。孫觀。汪藻
郭仲荀等。于張邦昌。邦昌率百官遙辭二帝于南薰門
衆。慟哭有什。絕者。凡法駕。鹵簿。皇后以下。車輅。鹵簿。冠
服。禮器。法物。大樂。教坊。樂器。祭器。八寶。九鼎。圭璧。渾天
儀。銅人。刻漏。古器。景靈宮供器。太清樓。祕閣。三館書。天
下府州圖。及官吏。內人。內侍。伎藝。工匠。倡優。府庫。畜積
為之一空。初。金人將還。議留兵以衛邦昌。呂好問曰。南
北異宜。恐北兵不習風土。必不相安。金人曰。留一李董
統之。可也。好問曰。李董貴人。有如觸發。致疾。則負罪益
深。金人乃不留兵而去。宗澤在衛。聞二帝北行。即提軍
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還二帝。
而勤王之兵。卒無至者。遂不果。史臣曰。初。韓高不之北
還也。以粘沒喝。為宋計者。宜為遠謀。而乃忽李綱。師有以乘
之。既退。之後。為宋計者。宜為遠謀。而乃忽李綱。師有以乘
之。言上下相慶。以為無虞。曾不數月。再致金師。太原真
定。咽喉已塞。而猶議三鎮。素守之。利害。故金人嘗諾宋

使曰待汝家議論定時我已渡河矣蓋當是時廟堂之
相方鎮之將皆出於童蒙王梁之門無可以繫天下之
望唯以割地請和為言未聞有出一計與之抗者是以
金人之來如破竹然及圍城逾月外援不至竟以妖術
取敗吁可怪哉○上皇離青城金人以牛車數百乘載
諸王後宮皆胡人牽駕不通華言至邢趙間幹高不遣
郭藥師迎謝上皇曰天時如此非公之罪藥師慚而退
幹高不又請王城容位帝姬與粘沒喝次子作婦許之
至燕山館于延壽寺帝自離青城頂青龜笠乘馬後有
監軍隨之自鄭門而北每過一城輒掩面號泣至代王
部員外郎滕茂實號泣迎謁茂實蓋嘗副路允迪出使
者粘沒喝逼茂實胡照茂實力拒之見者墮淚茂實請
侍舊主俱行粘沒喝不許帝
遂從代渡大和嶺至雲中

金人圍中山○張邦

昌號世宗廢后孟氏曰宋太后呂好問謂邦昌曰相公欲真立

邪抑姑塞敵意而徐為之圖也邦昌曰是何言也好問
曰相公知中國人情所向乎特畏女真兵威爾女真既
去能保如今日乎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后在內此殆天
意盍亟還政可轉禍為福且省中非人臣所處宜寓直
殿廬毋令衛士夾陛敵所遺袍帶非戎人在勿服車駕
未還下文書不當稱聖旨為今計者當迎元祐皇后請
康王早正大位庶獲保全監察御史馬伸具書請邦昌
速奉迎康王極陳逆順利害邦昌讀其書氣沮乃尊元
祐皇后為宋太后迎居延福宮而遣人至濟州訪康王
其太后策語有曰尚念宋氏之初首崇西宮之禮蓋用
太祖即位迎周太后入西宮故事識郭京伏誅京自
者有以規邦昌之意非真為趙氏也郭京伏誅京自
走沿路稱撒豆成兵假幻惑眾至襄陽有眾三千餘屯
洞山寺欲立宗室為帝錢蓋王襄及張思正等止之不
從會自京城來者具說京
誤國事思正囚京刺殺之

五月康王即皇帝位

于南京大赦改元

呂好問謂邦昌曰天命人心皆

無在相公右者若無機不發他人聲罪致討悔可違邪
宗室子崧知淮寧府聞二帝北遷與江淮經制使翁彥
國等誓衆登壇歃血同獎王室康王遣使擢爲大元帥
府參議官子崧又移書訶斥邦昌使其反正并曉王時
雍等辭指激切邦昌乃復遣謝克家往奉迎王時雍曰
騎虎者勢不得下所宜熟慮他日噬臍悔無及矣徐秉
哲從旁贊之邦昌不聽克家至濟州勸進王不許張俊
曰大王皇帝親弟人心所歸當早正大位既而邦昌又
遣蔣師愈等持書詣濟州自陳所以勉循金人推戴者
欲權宜一時以紓國難爾非敢有他也王復書與之而
諭宗澤等以爲邦昌受僞命之人義當誅討然慮事出
權宜未可輕動合移師近都城甲觀變澤復書謂邦昌
篡亂蹤跡已無可疑今二聖請王悉渡河而北惟大王
在濟天意可知宜亟行天討與復社稷不可不斷好問

亦遣人來言大王不自立恐有不當立而立者邦昌又
遣謝克家及王舅忠州防禦使韋淵奉大宋受命寶詣
濟州復以手書號太后曰元祐皇后入居禁中垂簾聽
政以俟復辟以馮澥爲奉迎使邦昌自稱權尚書左僕
射率百官勸進而退居于資善堂克家等至濟州王慟
哭受之命克家還京辦儀物皇后命太常少卿汪藻草
手書告中外俾王嗣統其略曰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
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數天同左袒
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
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乃天意夫豈人謀
濟州父老詣軍門言州四旁望見城中火光屬天請王
即皇帝位會宗澤及權應天府朱勝非來言南京舊祖
興王之地取四方中漕運尤易王遂決意趨應天府既
發濟州廊延副總管劉光世自陝州來會王以光世爲
五軍都提舉西道都總管王襄宣撫司統制官韓世忠
皆以師來會王至應天邦昌來見伏地慟哭請死王撫

慰之。王時雍等奉乘輿服御至。羣臣勸進者益衆。王命築壇于府門之左。五月庚寅朔。王登壇受命。是日。遣謝二帝。遂即位于府治。改元建炎。大赦。張邦昌及應干供奉金國之人。一切不問。惟蔡京童貫朱勳李彥孟昌齡。梁師成。種稹子孫。更不收叙。
是日。元祐皇后在東京。徽籛。
遙上靖康帝尊號。

曰。孝慈淵聖皇帝。○以黃潛善為中書侍郎。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尊哲宗廢后孟氏為元祐太后。遙尊母韋氏為宣和皇后。遙立夫人邢氏為皇后。○以張邦昌為太保。封同安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參決大事。
帝問宰執何以處邦昌。黃潛善等曰。邦昌罪在不貸。

然為金人所脅。今已自歸。惟陛下所處。帝曰。朕欲取以王爵。異時金人有詞。使邦昌以天下不忘本朝而歸實。避位之意。告之。故有是命。尋詔邦昌宜如文彥博故事。一月兩赴都堂參決大事。又加太傅。
耿南

仲免。召李綱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綱再

江。金兵復至。淵聖悟和議之非。召綱為開封尹。行次長沙。被命即帥湖南勤王師入援。未至而京城失守。至是召拜右相。趣赴行在所。中丞顏岐奏曰。張邦昌為金人所喜。雖已為三公。郡王。宜更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禮。李綱為金人所惡。雖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罷之。章五上。帝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語塞而退。又遣人封其章示綱。觀沮其來。右諫議大夫范宗尹論綱名浮于實。有震主之威。帝亦不聽。汪伯彥黃潛善自謂有奉附之勞。擬必為相。及召綱于外。二人不悅。遂與綱行。至太平。上疏曰。興衰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以當之。

英則用心剛。足以蒞大事而不為小故之所為。善則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為小人之所間。願陛下以漢之

高光。唐之太宗。國朝遣馬忠等追擊金軍。等既去。之藝祖太宗為法。

留萬戶銀木可屯太原。副統韶合屯真定。宴宿圍河中。蒙哥進據磁相渤海。大捷不也。圍河間。帝命忠及忻州

觀察使張換將所部合萬馮澥免。以呂好問為尚人。自思冀趨河間以襲之。

書右丞。元祐太后遣好問奉手書詣應天。帝勞之曰。宗廟獲全。卿之力也。除尚書右丞。後李綱以

羣臣在圍城中不能執節。欲悉按其罪。好問曰。王業艱難。政宜含垢。繩以峻法。懼者眾矣。綱乃止。曹

輔卒。○置御營司。時王淵楊惟忠以河北兵劉光及降盜兵皆在行朝。不相統一。乃置御營司。主行幸總

齊軍政。命黃潛善兼御營使。汪伯彥副之。而以王淵為都統制。張俊為前軍統制。楊惟忠主管殿前公事。竄李

邦彥。吳敏。蔡懋。李祝。宇文虛中。耿南仲。鄭望之。李鄴等。于遠州。論主和誤國。割地罪也。邦彥。潯州。敏

州。南諸追貶蔡確。蔡卞。邢恕等官。詔以宣仁聖烈皇功。而姦臣造言誣謗。著於史牒。令國史院據實。修正。播告天下。於是蔡確。蔡卞。邢恕。皆追貶之。欽

樞密院事張叔夜自殺于金軍。叔夜既北。還道中。其粟。至白溝。御者曰。過界河矣。叔夜乃矍然起。仰天太

呼。遂不復語。明日。扼吭而死。何粲。孫傳。後從淵。聖帝至。燕山亦相繼卒。朝廷聞叔夜死。贈開府儀同三司。諡忠

文。呂中曰。虜再犯關。勤王之師一無至者。叔夜以孤軍

三

四

入衛其忠已足稱及北遷之後不食金人陷河中府其粟不入其境則始終之義無憾矣

及解絳慈隰諸州

時馬忠張換追襲金人于河間黃潛善等復主和議請遣宣義

郎傅雱為祈請使又令張邦昌作書貽二首仍用靖康誓書畫河為界且下令不得下赦文于河東北及河中

府追襲兵詔屯大河之南應機進止至是婁宿以重兵壓河中權府事郝仲連力戰外援不至度不能守先自

殺其家人已而城陷與以宗澤知襄陽府澤見帝其子致厚皆不屈而死

興復大計帝欲留澤安置監察御史張所于江州黃潛善等沮之故出

靖康中所以蠟書冒圍募河北兵士民得書喜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拔而用之應募者十七萬人由

是所聲震河北帝即位遣所按視陵寢所還上言曰河東河北天下之根本昨者誤用姦臣之謀始割三鎮繼

割兩河其民怨入骨髓至今無不扼擊若因而用之則可藉以守否則兩河兵民無所係望陛下之事去矣且

請帝亟還京城因具言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

早有定處而一意於邊防五也夫國之安危在乎兵之強弱與將相之賢不肖而不在乎都之遷與不遷也

誠使兵弱而將士不肖雖渡江而南安能自保帝欲以其事付所會所言黃潛善姦邪不可用恐言新政潛善引

去帝留之乃罷所言職安置江州金人陷密單州○六月李綱至

行在固辭相位不許

綱至入見涕泗交集帝為動容因奏曰金人不道專以詐

謀取勝中國不悟一切墮其計中賴天命未改陛下總帥于外為天下所推戴內脩外攘還二聖撫萬邦責在

陛下與宰相臣自視缺然不足以副委任且臣在道願岐嘗封示論臣章謂臣為金所惡不當為相因力辭帝

命岐奉祠併出范宗尹。綱辭猶力。帝曰。朕知卿忠義智略久矣。其勿辭。綱頓首泣謝。且言。昔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說。皆中一時之病。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賜之施行。臣乃敢受命。一曰。議國是。謂中國之御四夷。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莫若先自治。專以守為策。俟吾政事脩。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二曰。議巡幸。謂車駕不可不一。至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為巡幸之計。天下形勢。長安為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皆當詔有司預為之備。三曰。議赦令。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乃以張邦昌偽赦為法。如赦惡逆。及罪廢官。盡復官職。皆不可行。宜悉改正。四曰。議僭逆。謂張邦昌為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改號。宜正典刑。垂戒萬世。五曰。議偽命。謂國家更大變。鮮有伏節死義之士。而受偽官者。不可勝數。昔肅宗平賊。汚偽命者。以六等定罪。宜做之以厲士風。六曰。議職

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七曰。議守。謂敵情狡繪。勢必復來。宜於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八曰。議本政。謂政出多門。紀綱紊亂。宜一歸之中書。則朝廷尊。九曰。議久任。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效蔑著。宜慎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十曰。議脩德。謂上始膺天命。宜益脩孝悌恭儉。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興。翌日。班綱議于朝。以黃潛善為門下。惟僭逆偽命二事留中不出。

侍郎○安置張邦昌于潭州。貶放其黨有差。綱李

以僭逆偽命二事留中。言于帝曰。二事乃今日刑政之大者。邦昌當道君朝。在政府者十年。淵聖即位。首擢為相。方國家禍難。金人為易姓之謀。邦昌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敵人未必不悔禍而存趙氏。而邦昌方以為得計。偃然正位號。處宮禁。擅降偽詔。以止四方勤王之師。及知天下之不與。乃不得已

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邦昌僭逆。始末如此。而議者不同。臣請以春秋之法斷之。夫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趙盾不討賊。則書以弑君。今邦昌已僭位。號敵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與不討賊而已。劉盆子以漢宗室為赤眉所立。其後以十萬眾降。光武但待之以不死。邦昌以臣易君。罪大於盆子。不得已而自歸。朝廷既不正其罪。又尊崇之。此何理也。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僞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厲天下士大夫之節。時執政中有議不同者。帝召黃潛善等語之。潛善主邦昌甚力。帝顧呂好問曰。卿昨在圍城中。知其故。以為何如。好問附潛善持兩端。綱言邦昌僭逆。豈可留之。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帝頗感動。汪伯彥乃曰。李綱氣直。臣等所不及。帝乃出綱奏。責授邦昌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并安置王時雍。徐秉哲。吳玠。莫俦。李權。孫觀。于高。梅永。全。柳。

歸州。而顯博文王。贈李若水。霍安國。劉韜官。詔諸

路訪死節之臣以聞

李綱言近世士大夫寡廉恥。不

死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願加贈卹。帝從其請。遂贈若水。觀文殿學士。謚忠愍。安國。延康殿學士。韜。資政殿學士。仍詔有以李綱兼御營使。綱既受死節者。諸路詢訪以聞。以李綱兼御營使。命拜謝。有旨兼充御營使。入對言曰。今國勢不逮靖康間。遠甚。然而可為者。陛下英斷于上。羣臣輯睦于下。庶幾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禦強敵。內銷盜賊。脩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政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脩。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聖。此謂規模也。至於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河北河東。蓋兩路

國之屏蔽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今河
東所失者恒代太原澤潞汾晉河北所失者真定懷衛
濟其餘諸郡皆為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皆推豪傑以
為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不下萬人朝廷不因此時置司
遣使以大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糧盡力盡生
受金人之困雖懷忠義之心危迫無告必且憤怨與廷
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
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材略者為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
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
為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之方鎮使自為守非惟絕其
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使朝廷永無北顧之憂
最今日之先務也帝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薦張所傳
亮亮西人習古兵法綱與語謂可為大將因奏用之綱
又立軍法五人為伍伍長以牌書同伍四人姓名二十
五人為甲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百人為隊隊將
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為部部將以牌書隊將

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為軍統制官以牌書部長
正副十人姓名命招置新軍及御營司兵以此法團結
及詔陝西山東諸路帥臣並依此法遣子勇生大赦子
互相應援有所呼召使令按牌以遣

生故事當肆赦李綱言陛下登極曠蕩之恩獨遺河北
河東及勤王之師夫兩河為朝廷堅守而赦令不及人
皆謂已棄之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勤王之師在道路
半年探甲荷戈冒犯霜露雖未效用亦已勞矣加以疾
病死亡恩恤不及後有急難何以使人願因今赦廣示
德意帝從之於是人情翕然間有以捷書至者金人圍
守諸郡之兵還元祐黨籍及元符上書言人官官爵
往往引去

○以汪伯彥知樞密院事○遣宣義郎傅雲使

金軍通問一帝初黃潛善白遣雲為祈請使又遣太

上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今日之事。正當枕戈嘗膽。內脩外攘。使刑政脩而中國彊。則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辭厚禮。恐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致思慕之意可也。帝從之。遂命綱草表付。以往。且致書。立沿河江淮帥府。從李綱請也。凡十

九。次要郡三十八。帥府兼都。寺臣兼銓。置軍九十六萬七千五百人。別置水軍七十七將。造舟

諸州。以張慤同知樞密院事兼提舉戶部財用

初慤為計度都轉運使。帝為大元帥。諸道兵勤王。慤

飛輓踵道。建議印給鹽鈔。以便商旅。不閱旬得緡錢五

十萬。以佐軍。帝即位。以為戶部尚書。至是除同知樞密院事。兼提舉戶部財用。慤建言三河之民怨敵深入。骨

髓。恨不殲殄其類。以報國家之仇。請因唐人澤潞炭兵。雄邊子弟遺意。募民聯以什伍。而寓兵於農。使合力抗

敵。謂之鄉社。其法五人為甲。五甲為隊。五隊為部。五部為社。皆有長。五社為一都社。有正副。二都社有都副總

首。甲長以上免身役。所結五百人以上。借補官。有差。有功。或藝彊。及都總首。滿二年無過者。並補正官。論者以

其法精詳。前此言民兵者皆莫。及詔集為書行之。隸安撫司。呂好問罷知宣州

侍御史王賓論好問嘗污偽命。不可立新朝。帝曰。邦昌僭號之初。好問其人。賣帛書道京師。內外之事。金人甫

退。又遣人勸進。考其心迹。非他人比。好問自慤力求去。且言。邦昌僭號之時。臣若閉門潔身。實不為難。徒以世

被國恩。所以受賢者之責。冒國寶書於陛下。疏。以宗澤為東京留守。澤累表請帝還京師。不報。襄陽

間黃潛善復倡和議。上疏曰。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姦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

說以乞盟。終至二聖北遷。宗社蒙耻。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騰檄。截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是號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驚愕。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帝覽其言。而壯之。及開封尹闕。李綱言。緩復舊都。非澤不可。乃以為東京留守。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兵民雜居。盜賊縱橫。人情洶洶。澤威望素著。既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為盜者。賊無輕重。悉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因撫循軍民。修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上疏請帝還京師。俄有詔荆襄江淮悉備。巡幸澤。又上疏言。開封物價市肆漸同平時。將士農民商旅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亟歸京師。以慰人心。其倡為異議者。不過如張邦昌輩。陰與金人為地。爾既而金人遣使以使偽楚為名。至開封。澤拘其人。乞斬之。有詔廷置別館。澤奏曰。金人假使偽楚。

來規虛實。臣愚乞斬之。以破其毒。而陛下惑於人言。優加禮遇。臣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帝乃手札諭澤。竟縱遣之。真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方密脩戰具。為入攻之計。澤以為憂。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造戰車千二百乘。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為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澤又開五丈河。以通西北商旅。守禦之具既備。累表請帝還京。而帝用黃潛善計。決意幸東南。不報。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奇之。曰。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升飛為統制。而謂之曰。爾智勇材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飛陣圖。飛曰。陣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飛由此知名。金幹為不卒。粘沒喝未之許。會其死。事遂中。殺蓋。

粘沒喝專權。吳乞買詔諸路募兵買馬勸民出財。不能令守虛位而已。詔諸路募兵買馬勸民出財。李綱言熙豐間內外禁旅五十九萬。今禁旅單弱。何以捍疆敵而鎮四方。莫若取財于東南。募師于西北。若得募十萬。付諸將以時練之。不久皆成精兵。比最為急務。於是詔陝西河北京東西路募兵十萬。更者入衛。河北西路括買官民馬。勸民出財助國。綱又言。步不足以勝騎。騎不足以勝車。請以戰車之制。頒于京東西路。使製造而教習之。以張所為河北招撫使。賜內府錢百萬緡。道以京西卒三千自衛。將佐官屬許自辟置。一切以便宜從事。所入對條上利害。且乞置司北京。俟措置有緒。乃渡河。河北轉運副使張益謙附黃潛善意。奏招撫司之擾。且言自置司河北。盜賊愈熾。李綱言張所尚留京師。益謙何以知其擾河北。民無所歸聚而為盜。豈由置司。蓋謙非理。阻抑如此。必有使之者。上乃命益謙分析。

命下樞密院。汪伯彥猶用其奏。詔責招撫司。綱與伯彥力爭。伯彥語塞。所招來豪傑。擢王彥為都統制。時岳飛上書言勤王之師。日集宜乘敵怠而擊之。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聖意。恢復秦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坐越職言事。奪官歸。詣所。所以飛為中軍統領。問之曰。爾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藥技曳柴以敗荊。莫教采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憂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說所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為固。苟馮據要衝。時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援或救。金人不能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招撫或能提兵壓境。飛唯命是從。所大喜。借補飛武經郎。秋七月。以王瓌為河東經制使。傅亮副之。蓋為使西經。以許翰為尚書右丞。○右諫議大夫宋齊

愈以罪棄市

齊愈附黃潛善汪伯彥上疏論李綱募兵買馬括財三事之非不報章疏再上

其鄉人嗾齊愈者竊其草示綱時方論僭逆附僞之罪而齊愈實書邦昌姓名以示衆者於是逮齊愈于獄齊愈不承獄吏曰王尚書輩所坐不輕然

但遷嶺南爾齊愈引伏遂命戮于東市以范致虛知

鄧州

李綱嘗言車駕越幸之所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

示不忘故都以後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復我有車駕還闕無期矣帝乃諭兩京以還都之意讀者感泣既而有詔欲幸東南避敵網極言其不可且曰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若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間以擾內地盜賊亦將蠶起爲亂跨州連邑陛下雖欲還關不可得矣况欲治兵勝敵以歸二聖哉夫南陽先武之所興有高山峻嶺可

以控扼有寬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隣關陝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荆湖巴蜀可以取財貨北距三都

可以遣救援變議駐蹕乃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退保一隅不可得也况嘗降詔許留中原人心悅服奈何詔墨未乾遽失大信帝乃許幸南陽以范致虛知鄧州修城池繕宮室輸錢穀以實之而汪伯彥黃潛善陰主揚州之議或謂綱曰外論洵洵成謂東幸已决綱曰國之存亡於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

元祐太后如揚

州帝從汪伯彥黃潛善言將幸揚州以避敵詔副都指揮使郭仲荀奉太后先行六宮及衛士家屬皆從遣使詣汴京迎奉太

罷四道都總管○閣明言蓋負舍

人曹勛以上皇手書至自金

上皇在燕山謂閣門宣贊舍人管齋龐德

廟神主赴行在

宣贊舍人管齋龐德

廟神主赴行在

廟神主赴行在

官曹勛曰我夢四日並出此中原爭立之象不知中原
之民尚肯推戴康王否因出御衣繪半臂親書其領中
曰便可即真來救父母又諭勛曰如見康王第言有清
中原之策悉舉行之毋以我為念又言藝祖有誓約歲
之太廟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違者不祥康王夫人邢氏
聞勛南還亦脫所御金環使內侍持付勛曰幸為我白
大王願如此環得早相見也勛遂間行至南京以御衣
進帝泣以示轉臣勛因建議募死士入海至金東境奉
上皇由海道歸執盜史斌僭號于興州○命都統

制王淵等分討江淮羣盜自宣和末羣盜蠢起至

王存之徒皆招安赴行在李綱言今日正當因其力而
用之如銅馬綠林黃巾之比然不移其部曲則易叛而
徒之則致疑正當以術制之使由而不知乃命御營司
分揀凡潰兵願歸營與良農願歸業者皆聽所發至數

萬其他以新法團結分隸諸將由是無叛去者獨淮寧
之杜用山東之李昱河北之丁順皆擁兵數萬而拱單
州皆有潰卒數千為亂綱以招安則彼無畏憚勢難遽
平乃白遣淵與韓世忠劉光世張俊分討之既而光世
遣部將擊斬李昱淵殺杜用丁順八月杭州軍亂軍
順赴河北招討司自效盜益衰校
陳通作亂執帥臣葉夢得殺轉運判官吳玠以李綱
等尋詔王淵兼領杭州制置盜賊使以討之

黃潛善為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嘗

侍帝論及靖康時事帝曰淵聖勤於政事省覽章奏至
終夜不寐然卒至播遷何也綱對曰人主之職在知人
進君子退小人則大功可成否則衡石程書無益也因
勉帝以明恕盡人言恭儉足國用英果斷大事帝嘉納
之綱所論諫其言切直帝初無不容納至是慮於黃潛
善汪伯彥之言常留中不報呂中曰自綱之入相也以

英哲全德勉人主。以脩政攘夷為己任。抗忠數疏中時
膏育。和守之議決。而國是明。營逆之罪正。而士氣作。幸
都之謀定。而人心安。他如脩軍政。變士風。定經制。改弊
法。招兵買馬。分布要害。遣張所招撫河北。王夔經制河
東。宗澤留守京城。西顧關陝。南葺樊鄧。且將益據形便
以為必守中原之計。朱子謂李綱入來。方成朝廷者。正
謂此也。更號元祐太后曰隆祐太后。尚書省言元字
以所居宮。召河東經制副使傅亮還行在。罷李

綱提舉洞霄宮。亮軍行十餘日。黃潛善等以為逗遛。
河。亮言措置未就。而渡河。恐誤國事。李綱為之請。潛善

等不以為然。綱言招撫經制二司。臣所建明。而張所傅
亮又臣所薦用。今黃潛善汪伯彥沮所亮。所以沮臣。臣
每鑒靖康大臣不和之失。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議。而

後行。而二人設心如此。願陛下虛心觀之。既而召傅亮
赴行在。綱言聖意必欲罷亮。乞付黃潛善施行。臣得乞
身歸田里。綱退而亮竟罷。綱乃再疏求去。帝曰。卿所爭
細事。胡乃爾。綱言方今人材將帥為急。恐非小事。臣昨
議遷幸與潛善伯彥異。宜為所嫉。然臣東南人。豈不願
陛下東下。為安便哉。願一去中原。後患有不可勝言者。
願陛下以宗社為心。以生靈為意。以二聖未還為念。勿
以臣去而改其議。臣雖去。左右不敢一日忘陛下。泣辭
而退。或曰。公決於進退。於義得矣。如讒者何。綱曰。吾知
盡事君之道。不可則全。進退之節。患禍非所恤也。會侍
御史張浚劾綱。以私意殺宋齊愈。且論其買馬招軍之
罪。潛善伯彥等復力排綱。請帝去之。遂罷綱。為觀文殿
大學士。浚論綱不已。乃落職。止提舉洞霄宮。凡在相位
七十七日。綱罷而招撫經制司廢。車駕遂東幸。兩河都
縣相繼淪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廢罷。金兵益
熾。關輔殘毀。而中原盜賊遽起矣。胡一桂曰。李綱為相。

朝綱兵防皆已振整。方七十餘日。為汪黃所譖。張殺太
浚所論而罷。汪黃不足責矣。浚乃如是。深可惜也。

學生陳東布衣歐陽澈

東自丹陽召至。未得對。會
李綱罷。乃上書乞留綱。而

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又上疏請帝親征以還二聖。治
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宜還京師。勿幸金陵。
又不報。潛善揭示綱請幸金陵舊奏。東言綱在途中不
知事體。宜以後說為正。必速罷潛善輩。會撫州布衣歐
陽澈徒步詣行在伏闕上書。極誠用事大臣。潛善遽以
語激怒帝。言若不亟誅。將復斂眾伏闕。書獨下潛善所
府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畫
如平時。已乃授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于吾親。食已
如廁。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即不敢言。已言
肯逃死乎。吏曰。吾亦知公。安敢相迫。頃之東具冠帶出
別同邸。乃與澈同斬于市。四明李猷贖尸瘞之。東許翰
初未識綱。特以國故為之死。識與不識皆為流涕。許翰

罷李綱留無益。力求去。帝不許。及陳東見殺。翰謂所親曰。

吾與東皆爭李綱者。東戮于市。吾在廟堂可乎。乃為東
澈著哀辭。而八上章求罷。遂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

霄封子粵為魏國公。安置河北招撫使張所

于嶺南。都統制王彥等渡河敗金人于新鄉。

進次太行。金人圍之。彥兵潰走保其城。

彥率岳
飛等十

一將部七千人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
所部慶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復新鄉。明日戰于
侯兆川。飛身被十餘創。士皆死戰。又敗之。會食盡。彥
壁乞糧。彥不許。飛乃引兵益北。與金人戰于太行山。擒
其將拓跋耶烏。居數日。又與敵遇。飛單騎持丈八鐵鎗
刺殺其將黑風大王。金人敗走。飛知彥不悅。已遂率所

部復歸宗澤。澤復以為統制。彥以屢勝。因傳檄州郡。金人以為大軍至。率騎數萬薄彥壘。圍之數匝。彥以寡寡不敵。潰圍出走。諸將散去。彥獨保共城西山。遣腹心結兩河豪傑。圖再舉。金人購求彥急。彥慮變。夜寢。屢遷其部曲。覺之。相率刺面作赤心報國誓。殺金賊八字。以示無他意。彥益感勵。撫愛士卒。與同甘苦。未幾。兩河響應。忠義民兵首領。傳選孟德、劉澤、焦文通等。皆附之。彥十餘萬。綿亘數百里。皆受彥約束。金人患之。召其首領。俾以大兵破彥壘。首領跪而泣曰。王都統若堅如鐵石。未易圖也。金人乃間遣騎兵撓彥糧道。彥勒兵待之。斬獲甚眾。盜趙萬陷常州鎮江府。

盜趙萬陷常州鎮江府

萬襲常州。執守臣何袞。縱兵大掠。遂犯鎮江。知

府趙子峯。張邦昌伏誅。初。邦昌僭居禁中。華國靖道。保瓜洲。恭夫人李氏。數以果實奉

邦昌。邦昌亦厚答之。一夕。邦昌被酒。李氏擁之曰。大家事已至此。尚何言。因以赭色半臂加邦昌身。掖入福寧殿。夜飾養女陳氏以進。及邦昌還東府。李氏私送之。語斥乘輿。至是事聞。下李氏于獄。詞伏。詔馬伸如潭。數邦

昌之罪。賜死。併金盡陷河北州郡。府。魏州。捷。懶。陷。府。邢。洛。冀。磁。相。州。久。之。乃。陷。冬。十。月。帝。如。揚。州。先

黃潛善。汪伯彥。力主幸東南。會金人攻河陽。汜水軍。許

景衡亦言。建康天險可據。帝從之。詔淮浙沿海諸州。增

修城壁。招訓民兵。以備海道。又命揚州守臣呂頤浩。繕

修城池。至是。謀者言。金人欲犯江浙。詔變駐淮。旬。捍。禦

稍定。即還京闕。有敢妄議。惑眾沮。巡。幸。者。許。告。而。罪。之。

不告者斬。宗澤上疏諫曰。京師天下腹心。不可棄也。昔

景德間。契丹寇澶淵。王欽若。江南人。勸幸金陵。陳堯叟

間中人。勸幸成都。惟寇準毅然請親征。卒用成。功。因。條

上五事。其一。言黃潛善。汪伯彥。贊南幸之非。澤前。後。建

議。輒為汪黃所抑。二人每見澤。奏至。皆笑以為狂。於是

帝決意幸揚州。十月朔，帝登舟。時兩河雖多陷于金，而其民懷朝廷恩，所在結為紅巾，出攻城邑，皆用建炎年號。金人稍稍引去。及聞帝南幸，無不解體，澤復上疏言：「欲遣間勅王彥各統大軍，盡平賊壘，望陛下早還京闕。」臣之此舉，可保萬全，或姦謀蔽欺，未即還闕，願陛下從臣措畫，勿使姦臣沮抑，以誤社稷。大計陳師鞠旅，盡掃胡塵。然後奉迎，慶與還京，以塞姦臣之口。以快天下之心。帝優詔答之。

王淵訪趙萬誅

之○十一月，竄李綱于鄂州。

尋責授單州團練使，安置于萬安軍。

張遇陷池州。

遇本真定軍校，聚眾為盜。自淮西渡江，水陸並進。至是，犯池州，入城，縱掠，驅強

壯以益其軍。

遣朝奉郎王倫使金。

倫，旦之族孫也。家貧，無行為任俠。往來京

洛間，數犯法，幸免。至是，選能專對者，使金。問二帝起居，乃假倫刑部侍郎，充大金通問使。開門舍人朱弁副之。

至雲中，見粘沒喝。議事時，金方大舉南下。倫邀說百端，粘沒喝不聽，使就館守之。以兵○先是，淵聖自雲中徙燕山，始與太上皇相見，居于愍忠寺。至是，並遷于霄郡。霄，古奚國也，在燕山北千里。既至，居于相府院。嗣濮王仲理等千八百人尚在燕，金人計口給糧，監視嚴密，死者甚衆。以張慤為中書侍

郎，顏岐、許景衡為尚書左右丞，郭三益同知樞

密院事。○知密州趙野棄城走，為其下所殺。

見野

山東盜賊充斥，帝如淮甸，乃携其家棄城走。軍校杜彥等乘間作亂，自為知州，遣人追野殺之。十二月，

王淵討杭州亂卒，誅之。○金人分道入寇，遂陷

西京，留守孫昭遠走死。河東經制使王瓌引兵

遁蜀金聞帝如揚州。起燕京等八路民兵分三路。分遣銀木可等攻漢上。訛里朶兀木自燕山由滄州渡河攻山東。分阿里蒲盧渾軍趨淮南。婁室與撒高喝三鋒自同州渡河攻陝西。粘沒喝至汜水關。孫昭遠南走為叛兵所害。宗澤聞金人將謀侵汴。遣劉衍趨滑州。劉達趨鄭州。以分其勢。戒諸將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兀木乃不敢向汴。夜斷河梁而去。婁室至河中。官軍扼河西岸。不得渡。乃自韓城履水過陷同華州。沿河安撫使鄭驥赴并死。遂破潼關。王瓌棄陝州。引兵遁入蜀。中震大

續資治通鑑綱目第十一

續資治通鑑綱目第十二

起戊申宋高宗建炎二年
盡庚戌宋高宗建炎四年 凡三年

高宗皇帝建炎二年金天會春正月金人陷鄧

州。范致虛出奔。安撫使劉汲死之。京西州郡皆

陷。粘沒喝謀知鄧州將為行在所。命金木可急攻之。致虛遁。汲分兵守要害。自以牙兵四百登陴。敵至自死。

聞。矢下如雨。軍中請汲去。汲不聽。遂死之。初議南陽備。幸儲峙甚多。悉為金人所有。又分兵陷襄陽。均房。唐汝。陳。蔡。鄭州。潁昌府。悉遷其民于河北。通判鄭州趙

伯振。知潁昌府孫默。知汝陽縣郭贊皆不屈而死。金

將兀木犯東京。宗澤敗之。金兀木自鄭抵白。去汴

京密運。都人震恐。

問計。宗澤方對客圍碁。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粘沒喝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部將閻中立。郭俊民。李景良等帥兵趨鄭。遇敵大戰。兵敗。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澤捕景良。斬之。既而俊民與金將史姓者持書來招澤。澤皆斬之。劉衍還。金人復入滑。澤部將張搆往救之。搆至滑。軍寡不敵。或請少避之。搆曰。避而偷生。可面目見宗公。力戰而死。澤聞搆急。遣王宣往援。已不及。因與金人大戰。破走之。澤以宣知滑州。金自是不復犯東京。澤得金將遼臣王策于河上。解其縛。問金之虛實。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謂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勦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聽命。金人屢戰不利。悉引去。澤復上疏請帝還京。曰。臣為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秋至今春。三月矣。陛下不早回。則天下之民。何所依戴。不報。澤感聲日著。敵聞其名。常尊憚之。對南人

言必曰。宗爺爺。金人破永興軍。經畧使唐重死之。婁室既陷同輩

諸州。遂圍永興。時京兆兵皆為經制使錢蓋調。赴行在。重度勢不可支。以書別其父。及金兵圍城。重與守臣會盟。死守。而經制副使傅亮以精銳數百奪門出降。重遂與副總管楊宗閔。提舉軍馬程迪。提點刑獄郭忠孝等

俱死。東平軍校孔彥舟作亂。渡淮寇黃州。彥舟聞金兵將至山東。遂帥所部劫殺居民。燒廬舍。掠財物而南。渡淮犯黃州。金人陷青澠州。記里

閻母攻澠州。知州韓浩率眾死守。城陷。王淵招張遇降。與通判朱庭傑皆力戰死。浩。琦之孫也。

之。遇。真州。遂陷鎮江府。王淵招竄內侍邵成章于南

雄州。時所在盜起。江伯彥黃潛善。既不以聞。成章以

誤國。帝怒。除名。編管南雄州。以

豫知濟南府

豫景州人。為河北提刑。金人南侵。豫棄

起山東。豫不願行。請易東南

一郡。執政不許。豫忿而去。二月。河北盜楊進等降

于宗澤

楊進聚眾三十萬。與丁進。王再興。李貴。三大郎

遣人諭以禍福。悉招降之。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眾

七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馳之。善營泣謂之曰。

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

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効力。遂解

甲。金人陷淮寧。知府事向子韶死之。金人晝夜攻

降。金人陷淮寧。知府事向子韶死之。城。子韶率軍

民固守。遣人請宗澤乞援。未至。城陷。金人欲降之。子韶

罵不屈。遂為所殺。闔門皆遇害。事聞。賜諡忠毅。淮寧初

陷時。楊時聞之曰。子韶必死矣。蓋知其素守云。呂中曰。

當建炎之初。河北惟失真定等四郡。河東惟失太原等

六郡。其他因在也。李綱招撫經總之事既沮。故當時無

連衡合縱相援之勢。虜兵方盛。又非一州之所能敵。既

破一州。又取一州。使忠臣義士守孤城。以待盡。豈不惜哉。和州防禦使馬擴聚

兵于真定五馬山。奉信王榛以總制諸砦

山砦聚兵。得上皇子信王榛于民間。奉

之以總制諸砦。兩河遺民間風響應。金人寇熙河。

都監劉惟輔逆擊于新店。破之。隴右都護張嚴

追戰五里坡。敗死

婁室既陷。永興。鼓行而西。秦州帥

經畧使張深遣惟輔以精騎二千人禦之。夜趨新店。金

人恃勝不虞。黎明軍進。惟輔舞稍刺其帥黑鋒洞。貫墮

馬死。虜為奪氣。深更檄張嚴往追之。嚴追婁室及鳳翔

境上。銳意擊賊。至五里坡。婁室伏兵坡下。嚴與曲端期

不至。徑前遇伏。戰不利。死之。**金粘沒喝焚西京而去。**三月。翟進

復之。詔以進為京西北路安撫使。粘沒喝聞張嚴東

以援婁室。盡焚西京廬舍。虜其民而北。時韓世忠以所

部萬人受詔赴西京。捉殺盜賊。粘沒喝復留兀朮屯河

陽以待之。翟進得以其眾復西京。粘沒**知中山府陳**

唱道聞嚴死。遂自平陸渡河歸雲中。

遘為其下所殺。金人遂陷中山。中山受圍三年。城中

糧絕。人皆羸困。不能

執兵。知府陳遘欲盡括城中兵力戰。部將沙振潛衷刃

入府害遘。及其子錫等十七人。振出為帳下卒所獲。捽

裂之。身首無餘。城陷。金人見**夏四月。金兀朮復入西**

遘尸曰忠臣也。斂而葬之。

京。翟進擊走之。兀朮率眾來攻西京。進與韓世忠

迎戰而敗。世忠被矢如棘。力戰得

免。乃收餘兵南歸。兀朮入西京。進復集鄉兵與戰。屢敗

之。殺其將翟海。乘勝入洛陽。金人帥懷孟蒲衛之眾復

至。芥門而入。進與巷戰。金人引去。時兀朮**金婁室寇**

涇原。經畧使曲端使吳玠擊之。婁室敗走同華。

婁室既破張嚴勢益張。引兵寇涇原。曲端使吳玠

逆擊于青溪嶺。士殊死鬪。大敗之。虜遂東走同華。**石壕**

尉李彥仙復陝州。金人得陝。用降者守之。使招集散

五十餘壁。以計復陝州及絳解諸**工部侍郎兼侍講**

縣。事聞。詔彥仙知陝州兼安撫使。

楊時罷。帝初即位。除時工部侍郎。陛對言古聖賢之君

舉洞霄宮。時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雍鄒浩

皆以師禮事時。暨渡江。東南學者推時為程氏正宗。**以**

信王榛為河外兵馬都元帥。五月下詔還京師。不

果時宗澤招撫羣盜聚城下。又募兵備糧。召諸將約日

可。陸下父母兄弟蒙塵沙漠。日望救兵。西京陵寢為

賊所。占今年寒食節。未有祭享之地。而兩河二京陝右

淮甸百萬生靈。陷於塗炭。乃欲南幸湖外。蓋奸邪之臣

一為賊虜。方便之計。二為奸邪親屬。皆已津置在南。故

也。今京城已增固。兵械已足備。人氣已勇銳。望陛下毋

沮萬民敵愾之氣。而循東晉既覆之轍。奏至。或言信王

榛有渡河入汴之謀。許景衡罷。時朝廷有大政事。景

帝乃降詔。擇日還京。許景衡罷。衡必請間極諫。黃潛

善汪伯彥以為異己。因共以渡江南幸之議為景衡罪

罷之。景衡行至瓜洲。得暍疾卒。謚忠簡。景衡得程頤之

學。志慮忠純。議論不與時俯仰。既卒。帝思之曰。朕

自即位以來。執政忠直遇事敢言。惟許景衡爾。定詩

賦經義試士法。元祐中。科舉以經義詩賦兼取。紹聖

舉條制定試士法。中書省請習詩賦舉人。不兼經義。習

經義人止習一經。解試省試。並計數各取。通定高下。殿

卷以朱勝非為尚書右丞。○以宇文虛中充金國

祈請使。虛中降金。虛中時竄韶州。會詔求使絕域者。

祈請使稱臣奉表于金。時金人方興兵南侵。已留王倫

朱弁矣。虛中至。金人遣之歸。虛中曰。奉命北來。祈請二

帝。二帝未還。虛中不可歸。遂留。時全國初建。制度草創。

頗愛虛中有才藝。每加官爵。虛中即受之。遂與韓昉俱

掌制。詔御營統制韓世忠會宗澤以禦金。王彥引兵

屯滑州

時得報虜分道渡河。詔世忠與澤率所部迎敵。澤聞王彥聚兵太行山欲大舉趨太原。澤即以

考為忠州防禦使制置河北軍事。恐彥孤軍不可獨進。召彥計事。彥悉召諸寨指揮授方畧以俟會合。乃以高傑

人先發。金人以重兵驍其後而不敢擊。既至汴。澤命宿

兵近甸以衛根本。彥遂屯滑州之沙店。澤上疏曰。臣欲

乘此暑月遣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滑相等州。王彥

興等自鄭州直護西京陵寢。馬擴等自大名取洛相真

定。楊進王善丁進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既渡河則

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願陛下早還京師。臣

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中興之業必可立。致。疏入。黃潛善等忌澤成功。從中沮之。

掠而東。遂陷絳州。初宗澤承制以王庶為陝西制置

使。曲端為河東經制使。未幾錢蓋

聞虜陷長安。檄庶兼節制環慶涇原兵。既而金人東還。

庶以金人重載可襲取勝。移文兩路協力更戰。而環慶

不出兵。金人至清溪為吳玠所扼。至咸陽望渭南義兵

滿野不得渡。遂循渭而東。其支軍入郿延。攻康定。庶急

遣兵斷河橋。又令劉延亮屯神水峽。斷其歸路。虜遂去。

曲端乘虜退復下秦州。端雅不欲屬庶。會延亮自鳳翔

歸。端斬之。庶猶以書約似貢欲逼餘虜渡河。復限大河

自守。似貢竟不應。時絳州猶為國拒守。婁室還軍陷之。

張慤卒。慤善理財。論錢

掌。在朝諤諤有大臣節。然議論可否。六月。以王庶節制

不形辭色。未嘗失歡同列。時論善之。陝西諸軍。曲端為都統制。時陝西撫諭使謝亮持

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夏人之意小

而緩。金人之患大而迫。方此虜挫銳于熙河。奔北于本

路。子女玉帛不知紀極。占據同華。畏暑休兵。閣下能伏

節督諸路協同義舉。爭先並進。亦可以驅逐渡河。今秦

真枕。徐圖恢復。亮不從。秀州軍亂。御營統制張俊討平之。

秀州軍校徐明等作亂。囚守臣朱芾。命張俊討之。俊擒明。送行在。秀前守臣趙叔近與王淵有宿憾。俊故淵之部曲。希淵旨。誣叔近以同叛殺之。

京畿淮甸蝗。○秋七月。東京留

守宗澤卒。以杜充代之。澤前後請帝還京二十餘奏。每為黃潛善汪伯彥所抑。潛

善伯彥又疑澤為變。以郭仲荀為副留守以察之。澤憂憤成疾。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年七十。都

人號慟。訃聞。贈觀文殿學士。謚忠簡。澤子頴居戎幕。素得士心。都人請以頴繼父任。時已命杜充代澤。不許。充

酷而無謀。至汴。悉反澤所為。於是豪傑離心。降盜聚成

下者復去剽掠矣。史臣曰。方二帝北行。宗社失主。宗澤一呼而河北義旅數十萬衆若響之。應聲實澤之忠義。有以風動之也。使當時無或齟齬牽制之。則反二帝復舊都。一指顧間耳。黃潛善汪伯彥嫉能慕功。而高宗惑於儉邪之口。善善而不能用。使八月作御寶。金之入澤不得信其志。發憤而卒。悲哉。

八月作御寶。金之入寶惟大宋受命寶及定命寶存。至是帝作金寶三。一日皇帝欽崇國祀之寶。二曰天下合同之寶。三曰書詔之寶。貶殿中侍御史馬伸監濮州酒稅。卒于道。伸自

還。上疏言黃潛善汪伯彥不法十七事。乞速罷二人。政柄。別選賢者共圖大事。疏入留中。明日。政受術尉少卿伸辭不拜。錄其疏申御史臺。且言臣論可采。即乞施行。非是合坐誣罔之罪。因移疾待命。詔伸言事不實。送吏部責監濮州酒稅。趣使上道。伸怡然。襆被而行。竟死道中。聞者寬之。伸學于程頤。勇於為義。每曰吾志在行道。

伸學于程頤。勇於為義。每曰吾志在行道。

伸學于程頤。勇於為義。每曰吾志在行道。

伸學于程頤。勇於為義。每曰吾志在行道。

伸學于程頤。勇於為義。每曰吾志在行道。

伸學于程頤。勇於為義。每曰吾志在行道。

以富貴為心。則為富貴所累。以妻子為合。則為妻子所奪。道不可行也。以趙子砥知台州。子砥至燕山。遁歸。命輔臣問北事。甚悉。子砥大畧言。金人講和。以用兵。我國斂兵以待和。吾國與金勢不兩立。昔契丹主和議。女真主用兵。十餘年間。竟滅契丹。今復蹈其轍。譬人畏虎。以肉餵之。食盡終于噬人。若設檻穿以待之。然後可以制。河北京東捉殺使李成。叛。詔虎矣。遂命知台州。江准制置使劉光世討之。光世至光州。大破成衆。金招降二萬餘人。成遁去。金

主吳乞買廢上皇為昏德公。靖康帝為重昏侯。

徙之韓州。見金主命二帝赴上京。以素服見金太祖廟。遂

公。淵聖皇帝為重昏侯。未幾徙之韓州。今下之日。盡空其城。命晉康郡王孝騫等九百餘人至韓州。同處。給田

十五頃。令種蒔。以自給。推秦檜不與徙。依捷懶以居。捷懶亦厚待之。九月。郭三益卒。○金

將訛里朶襲破信王榛于五馬山。此石遂會日粘沒

喝入寇。初馬擴自五馬山請行在。黃潛善汪伯彥疑其非真。及行。授密旨使觀察信王榛。且令擴聽諸

路節制。擴知事不成。遂留大名不進。金訛里朶恐擴以

援兵至。急發兵攻五馬山。諸砦斷其汲路。諸砦皆陷。時

詔韓世忠以所部自彭城至東平。張俊自東京至開德。馬擴為河北應援使。以備金。訛里朶既破五馬山。探知

擴兵南來。使人馳會粘沒喝共備之。粘沒喝將屋懷衛而東。聞訛里朶已敗。擴軍于清平。遂由黎陽渡河會兵

以攻澶濮。榛亡。冬十月。隆祐太后如杭州。侍御史張走。不知所終。六宮所居地。詔孟忠厚奉太后及六宮皇子如杭州。以苗傅劉正彥為扈從都副統制。楊進復

叛寇汝洛翟進戰死

揚進復叛。衆至數萬。剽掠汝洛間。翟進患之。與其兄與謀擊之。

未果。揚進遣騎數百。絕洛水。犯進營。進乘半渡擊之。追奔數十里。破賊四砦。馬驚墜擊。爲賊所害。賊衆勝大敗。

官軍詔以興爲京西北路安撫。招討使。

知濮州楊粹中。罷破金粘沒

喝軍。十一月。金人陷濮州。粹中死之。

粘沒喝。記里系合兵圍濮州。以

濮州小易之。至城下。知州楊粹中固守。命將姚端。夜擣其營。粘沒喝。跌足走。僅以身免。遂攻城益急。凡三十三

日而陷。粹中被執。竟不屈而死。

金婁室陷延安。王庶使曲端將兵

救之。端次于襄樂。不進。

庶至京兆。端不欲屬庶。凡有命多託辭不行。庶無如之何。

復還端涇原。時金婁室渡河。謀知庶端不協。乃併兵攻鄰廷。庶調兵自沿河至馮翊。據險以守。金人先已乘冰

渡河。犯晉寧。侵丹州。又渡清水河。破潼關。秦隴皆震。庶傳檄諸路。會兵禦之。時端盡統涇原精兵駐淳化。庶日

移文趣端進。端不聽。而遣其副將吳玠復華州。自引兵遷延迂道。自邠之三水與玠會于襄樂。金攻延安急。庶

自坊州收散亡往援。知興元府王瓌亦將所部兵赴之。比庶至甘泉。延安已陷。庶無所歸。以兵付瓌。自將百騎

與官屬馳赴襄樂。勞軍。猶以節制望端。欲倚以自副。端

獨不平。見庶問延安失守狀。謀殺之不果。乃拘其官屬。奪其節制使印。會庶自劾得詔。罷守京兆。乃去。時王瓌

將兩軍在慶陽。端使其統制張中孚往召之。曰。瓌若不聽。則斬以來。會瓌

金始撰國史。女真初未有文字。粘

已去。追之不及。人多得其祖宗遺事。及金主嗣位。韓昉輩皆在左右。文

學之士。稍見拔擢。至是詔採撫遺言舊事。以備國史。命烏野與耶律迪越掌之。金兀朮陷開德府。相州。以魏行可

假禮部侍郎使金軍

行可應募使金軍。見金人于澶淵。金人知其布衣借官待之甚

薄。因留不遣。行可嘗貽書金人。警以不踐自焚之禍。竟卒于金。

朝享祖宗神主于

壽寧寺○郊大赦○金人寇晉寧軍。知軍事

徐徽言拒却之。知府州折可求叛降金

先是徽言陰結

汾晉土豪。約以復故地。則奏官為守長。聽其世祿。會朝論與虜結和。抑其所請。虜忌徽言。欲速拔晉寧以除其患。既破延安。遂自綏德渡河圍之。三月。徽言屢破却之。至是徽言約可求出兵夾攻金人。婁室聞之。執可求之子彥文使為書招可求。可求遂以所屬麟府豐三州降金。可求與徽言連姻。金人使招徽言于城下。徽言引弓射之。可求走。徽言引兵擊虜大敗之。斬婁室之子。吳玠罷史斌斬之。與元城不

克。引兵趨關中。義兵統領張宗誘斌還長安。欲徐圖之。曲端怒宗。遣玠罷斬斌。而自罷宗。殺之。十二月。

劉豫叛降金

持懶圍濟南。劉豫遣子麟禦却之。持懶遣人啗豫以利。豫懲前忿。遂殺濟南驍

將關勝。率百姓降金。百姓不從。豫縋城納款。金訛里朶陷北京。提刑郭

永死之

訛里朶攻大名急。守臣張益謙欲遁。永曰。北門所以遮梁宋。虜得志。則朝廷危矣。因自率兵晝

夜乘城。且縋死士告急于行在。會大霧四塞。城遂陷。益謙與轉運判官裴億迎降。訛里朶問曰。城破乃降何也。二人以永不從為辭。訛里朶遣驍召永謂曰。沮降者誰。永曰。不降者我。訛里朶以富貴啗之。永罵曰。無知犬豕。恨不醢爾以報國。何說降乎。以黃潛善。汪伯彥為訛里朶起。併其家屬皆殺之。

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顏岐。朱勝

非為門下中書侍郎盧益同知樞密院事

伯彥

入謝。帝曰：潛善作左相，伯彥作右相，朕何患國事不濟？

時金兵橫行，山東羣盜蠱起，而潛善、伯彥既無謀畧，專

權自恣。東京委之御史，南京委之留臺，泗州委之郡守，

言事者不納其說，請兵者不以上聞。金兵日南，而潛善

等以為李成餘黨無足慮者。

金粘沒喝陷嚴慶府軍士有欲發孔子墓者，粘沒喝

問其通事高慶裔曰：孔子何人？曰：古之大聖。以禮部

人粘沒喝曰：大聖人墓安可發？遂殺軍士。

侍郎張浚參贊御營呂軍事浚極言金人必來，請豫為備。黃潛善

汪伯彥以為過計而笑之，命浚參贊軍事。與呂頤浩教習河朔民兵。

三年天會七年**春正月，河北制置使王彥致仕**以彥

所部兵馬付東京留守司，而率親兵趨行在。見黃潛善

汪伯彥力陳兩河忠義，延頸以望王師，願因人心大舉

北伐，言辭憤激。二人大怒，遂請降旨免以路允迪簽

對，差充御營平寇統領。彥遂稱疾致仕。

書樞密院事○次血張用王善復叛寇淮寧善用

駐京西，連亘數州。自京西至光壽，據千里之地。兵馬接迹不絕，虜掠糧食，所至一空。

陷徐州，知州事王復死之金人圍城，復與子倚率

陷。復謂粘沒喝曰：死守者我也，願殺我而舍僚吏百

姓。粘沒喝欲降之，復罵求死，闔門百口皆被殺。

世忠會兵救濮州，至沐陽，兵潰。金粘沒喝遂入

淮泗世忠屯淮陽，會山東兵以援濮州。粘沒喝聞之，分

兵萬人趨揚州。自率大軍迎戰，世忠以衆寡不敵。

夜引還。粘沒喝躡之。至沔陽。世忠棄軍走鹽城。衆遂潰。張遇戰死。粘沒喝入淮陽。以騎兵三千取彭城。間道趨

淮東。二月。詔劉光世將兵阻淮以拒金。光世兵

潰。走還。金粘沒喝遂陷天長軍。帝奔鎮江。粘沒

楚州守臣朱琳降。遂乘勝而南。陷天長軍。內侍鄭詢報

金兵至。帝即被甲乘騎馳至瓜洲步。得小舟渡江。惟護

聖軍卒數人及王淵。張俊內侍康履等從行。日暮至鎮

江府。時汪伯彥黃潛善方率同列聽浮屠克勤說法罷

會食。堂吏大呼曰。駕已行矣。二人相顧蒼黃。乃戎服策

馬南馳。居民爭門而出。死者相枕藉。無不怨憤。司農卿

黃鵠至江上。軍士以為潛善罵之曰。誤國誤民。皆汝之

罪。鵠方辨其非是。而首已斷矣。是日金將馬五帥五百

騎先馳至揚州城下。聞帝已南行。乃追至揚子橋。時事

起倉卒。朝廷儀物皆委棄。太常少卿李陵亟取九廟神

主以行。出城未數里。回望城中烟燭。帝如杭州。以

天。陵為金人所追。亡太祖神主于道。

呂頤浩簽書樞密院事守鎮江。帝至鎮江。宿于府

去留。吏部尚書呂頤浩乞留蹕以為江北聲援。羣臣皆

以為然。王淵獨言鎮江止可捍一面。若金人自通州渡

江以據姑蘇。將若之何。不如錢唐有重江之險。帝意遂

決。以頤浩為江淮制置使。與行在五軍制置使劉光世

駐鎮江。又以楊惟忠節制江東軍馬。駐江寧。是夕發鎮

江。越四日次平江。命朱勝非節制平江秀州軍馬。張俊

副之。留王淵守平江。又二日次崇德。時呂頤浩從行。即

拜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以兵二千還屯

京口。又命張俊以遣關門。祇候劉俊民使金軍。詔

錄用張邦昌親屬金人。和書。索以行。金婁室

陷晉寧軍。徐徽言死之。婁室破晉寧軍。徽言據子

之拜不拜。臨之以兵不動。命折可求諭使降。徽言大罵。婁室殺之。統制孫昂及士卒皆不屈。被害。事聞。贈徽言

晉州觀察。帝至杭州。赦。帝駐蹕杭州。即州治為行宮。使。謚忠壯。

下。放還士大夫。被竄斥者。惟李綱不赦。更不放還。蓋用黃潛善計罪網。以謝金也。和州防禦使馬擴。應詔上書。

言前日之事。其誤有四。其失有六。今願陛下西幸巴蜀。用陝右之兵。留重臣使鎮江南。撫淮甸。破金賊之計。曰

天下之心。是為上策。都守武昌。襟帶荆湖。控引川廣。招集義兵。屯布上流。扼據形勢。密約河南。諸路豪傑。許以

得地世守。是為中策。駐蹕金陵。備禦江口。通達漕運。精習水軍。厚激將士。以幸一勝。觀敵事勢。預備遷徙。是為

下策。若倚長江為可恃。幸金賊之不來。猶豫遷延。候至秋冬。金賊再舉。驅虜舟楫。江淮千里。數道並進。方當此

時。然後又悔。是為無策。金人焚揚州而去。州而去。呂

擴累數千言。皆切事機。金人焚揚州而去。州而去。呂

頤浩遣陳彥渡江。黃潛善。汪伯彥。以罪免。潛善伯彥

舉金餘兵。復揚州。眾所容。聯跡求退。中丞張浚論二人。大罪二十。致陛下

蒙塵。天下怨懟。乞加罪斥。乃罷潛善。知江寧府。伯彥知

洪州。潛善猥持國柄。嫉害忠良。遂李綱。沮宗澤。臺諫內侍言者。隨陷以奇禍。中外為之切齒。而帝不悟。伯彥則

居位日淺。論者或以葉夢得。張浚為尚書左右丞。○贈陳東。歐陽澈官。仍官其親屬一人。恤其家。又召馬

閣 三月。以朱勝非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命張浚駐平江。○葉夢得罷。以王淵同簽書樞

密院事

先是帝渡江。劉光世見帝泣曰。王淵專管江
千餘不能濟。淵忿其言。新江。北都巡檢使皇甫佐以自
鮮。朱勝非馳見淵督之。淵始經畫。已無所及。遂失諸將
心。至是制下。諸將藉藉。以呂頤浩為江東安撫制
帝乃命淵免進呈書押。

置使○扈從統制苗傳劉正彥作亂殺王淵及內

侍康履等劫帝傳位于魏國公粵請隆祐太后臨

朝苗傳自負世將以王淵驟遷顯職心不平之而劉正

侍康履藍珪侍恩用事履尤妄作威福凌忽諸將諸將
嫉之會內侍臨浙觀潮供帳遮道傳等怒曰汝輩使天
子顛沛至此猶敢爾邪中大夫王世脩亦嫉內侍恣橫
言於正彥正彥曰會當共除之及王淵入樞府傳等疑

其由內侍以進遂與世脩謀先斬淵然後殺宦者議既

定時以劉光世為殿前都指揮使百官入聽宣制傳正

彥令世脩伏兵城北橋下俟淵退朝即猝下馬誣以結

宦者謀反正彥手斬淵即與傳擁兵至行宮門外泉淵

首于行闕分捕內侍皆殺之復馳入宮白帝帝大驚朱

勝非急趨樓上詰傳等擅殺之故中軍統制吳湛排門

引傳黨入內奏曰傳等不負國家止為天下除害耳知

杭州康允之見事急請帝御樓撫諭之日將午帝登樓

傳等見黃蓋猶山呼而拜帝憑欄呼傳等問故傳厲聲
對曰陛下信任中官賞罰不公軍士有功者不賞內侍
所主者得官黃潛善汪伯彥誤國至此猶未遠竄王淵
遇賊不戰首先渡江因交康履乃除樞密臣自陛下即
位以來功多賞薄臣已將王淵斬首中官在外者皆誅
訖更乞康履曾擇誅之以謝三軍帝曰潛善伯彥已降
黜復擇當重與降責卿等可歸營傳曰天下生靈無辜
肝腦塗地止緣中官擅權若不斬復擇臣不還營帝猶

未許。適時傳兵不退。帝不得已。命湛執履與之。傳即於樓下腰斬。復燔其肉。梟首與淵首相望。并捕擇斬之。編管藍珪于遠州。帝諭傳等歸營。傳等進曰。陛下不當即大位。將來淵聖皇帝來歸。未知何以處之。帝命朱勝非絕樓下。委曲諭之。傳請隆祐太后同聽政。及遣人使金議和。帝許之。即下詔請隆祐太后垂簾。傳等聞詔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况道君皇帝已有故事。勝非還白。帝曰。朕當退避。但須太后手詔也。乃遣顏岐入內請。太后御樓。太后至。帝立極側。從官請帝坐。帝曰。不當坐此矣。太后因乘肩輿下樓。出門見傳等。諭之曰。自道君皇帝任蔡京王黼更祖宗法度。童貫起邊事。所以招致金人。養成今日之禍。豈關今上皇帝事。况皇帝初無失德。止為黃潛善汪伯彥所誤。今已竄逐。統制豈不知之。傳等對曰。臣等必欲太后為天下主。奉皇子為帝。后曰。今疆敵在前。吾以一婦人抱三歲兒。決事。何以令天下。敵國聞之。豈不轉加輕侮。傳等不從。后願勝非曰。今日

政須大臣果決。相公可無一言。勝非還白。帝曰。傳等腹心有王鈞甫者。適語臣云。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此語可為後圖之緒。帝乃即坐上作詔。禪位于皇子。而請太后同聽政。宣詔畢。傳等麾其軍退。於是皇子粵即位。太后垂簾決事。尊帝為睿聖仁孝皇帝。以顯寧寺為睿聖宮。是夕。徙帝居之。大赦。改元明受。以張浚兼中書侍郎。韓世忠為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張俊為秦鳳副總管。分其衆隸諸軍。又以王孝迪為中書侍郎。盧益為尚書左丞。加傳為武當軍節度使。正彥為武成軍節度使。以吳湛主管步軍司。王孝迪盧益為大金國信使。朱勝非奏。母后垂簾。須二人同對。此承平故事。今日事機。須密奏者。乞許臣僚獨對。而日引傳黨二人上殿。以弭其疑。太后語帝曰。賴相此人。若汪黃在位。事已狼藉。其矣。傳等欲挾帝幸徽越。勝非諭之以禍福。乃止。張浚呂頤浩會兵討賊。改元赦書至平江。張浚命守臣湯東野。祕不宣。既而得苗傅等所傳。

檄。後勸哭。召東野及提刑趙哲謀起兵討之。時傅令張俊以三百人赴秦鳳。而以餘兵屬他將。俊知其偽。拒不受。軍士洶洶。俊諭之曰。當詣張侍郎決之。即引所部八千人至平江。俊見俊語故。相持而泣。且諭俊以將起兵問罪。俊泣拜曰。此須侍郎濟以機術。毋驚動乘輿也。救至江寧。呂頤浩曰。是必有兵變。其子抗曰。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塵沙漠。日望拯救。其肯遽遜位于幼冲乎。灼知兵變無疑也。即遣人寓書於俊。俊以頤浩有威望。能斷大事。乃答書約共起兵。且告劉光世于鎮江。令以兵來會。頤浩得俊書。因上疏請復辟。遂以兵發江寧。舉鞭誓衆。士皆感厲。張俊又念傅等居中。欲得辯士往說之。節制司參議官馮轡請行。俊遣之。至抗。見傅等折以正義。令早反正。劉正彥遣轡約俊至抗。俊命張俊分兵扼吳江。上疏請復辟。苗傅等謀除俊。禮部尚書命將所部詣行在。俊以大兵未集。未敢誦言討賊。乃託云張俊驛回。人情震懼。不可不留守。以撫其軍。會韓世忠自鹽城

由海道將赴行在。至常熟。張俊聞之曰。世忠來。事濟矣。因白俊以書招之。世忠得書。以酒酹地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至平江。見俊慟哭曰。今日之事。世忠願與張俊任之。公無憂也。俊因大鶴後世忠將士。衆皆感憤。於是令世忠帥兵赴闕。戒之曰。投鼠忌器。事不可急。急則恐有他變。宜趨秀州。據糧道。以俟大軍之至。世忠發平江。至秀州。稱病不行。而大脩戰具。傅等聞之。始懼。欲拘世忠妻子。以為質。朱勝非給傅曰。不若遣之。使迂世忠而慰撫之。則平江諸人益安矣。傅從之。乃白太后封世忠妻梁氏為安國夫人。俾迂世忠。梁氏疾驅出城。一日夜會世忠于秀州。勝非喜曰。二兇真無能為也。張俊復遣馮轡往抗。因報書于正彥曰。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遜。謂之震驚宮闕。廢立之事。謂之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族。今建炎皇帝不聞失德。一旦遷徙。豈所宜聞。傅等得書而恐。乃遣苗瑀馬柔吉將重兵扼臨平。亟除俊。世忠節度使。而誣俊欲危社稷。責黃州團練

副使郴州安置。浚等皆不受。頤浩將至平江。浚乘輕舟
逐之。咨以大計。頤浩曰。曩諫開邊。幾死。官臣之手。承乏
漕挽。幾陷腥羶之域。今事不諧。不過赤族為社稷。死。豈
不快乎。浚壯其言。既而劉光世兵亦至。浚乃草檄。聲傳
正彥之罪。以韓世忠為前軍。張俊翼之。劉光世為游擊。
頤浩浚總中軍。光世分兵殿後。太后降旨。睿聖皇帝處
分兵馬重事。以浚同知樞密院事。李昉鄭穀並同簽書
院事。浚頤浩等發平江。上疏乞建炎皇帝還。即尊位。傳
等聞之。憂恐不知所為。朱勝非謂之曰。勤王之師未進
者。使是聞自反正耳。不然。下詔率百官六軍。請帝還宮。
公等置身何地乎。即召李昉張守作百官章。及太后手
詔。賜傳正彥鐵券。傳等遂率百官朝于睿聖宮。帝慰勞
之。傳正彥以手加額曰。聖天子度量如。盜邵青掠泗州
是也。傳黨張達曰。趙氏安。苗氏危矣。盜邵青掠泗州
青本五丈河舟人。去為。金以劉豫知東平府。節制
盜。聚兵剽劫楚泗間。

河南州郡

時京東諸郡多陷于金。金界舊河以南。併
豫統之。又以豫子麟知濟南府。訛里朵還

屯濱州。粘沒喝歸至東平。命
捷懶屯兵衝要以鎮撫之。

王復故將趙立復徐

州。初金人破徐州。王復死之。都虞候趙立戰死而復蘇
州。求復尸瘞之。陰結鄉民為收復計。及金師北去。乃帥

殘兵邀擊大敗之。遂復徐州。事聞。詔以立權知
州事。時山東為盜區。立介居其間。威名流聞。夏。四

月帝復位。召張浚知樞密院事

太后下詔還政。朱
勝非帥百官詣睿

聖宮。親掖帝乘馬還行宮。與太后御前殿。垂簾。復以建
炎紀年。以苗傅為淮西制置使。劉正彥副之。越四日。大

後撤。呂頤浩張浚敗賊將苗翊于臨平。苗傅劉

正彥夜遁。頤浩浚入杭州

呂頤浩張浚軍次秀州。
頤浩諭諸將曰。今雖反

正而賊猶握兵居內。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翟義、徐敬業可監也。進次臨平。苗翊、馬柔吉負山阻水為障。中流植鹿角以梗行舟。韓世忠舍舟力戰。張俊、劉光世繼之。翊衆少却。世忠復舍馬操戈而前。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面不被數矢者皆斬。」於是士卒爭用命。翊引神臂弩持滿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翊衆辟易矣。不及發，遂敗走。勤王兵入北關。傅正彥急趨都堂取鐵券，擁精兵二千。夜開湧金門以走。犯富陽新城二縣。將南趨閩中。頤浩浚入城。世忠手執王世脩以屬吏。頤浩浚入見。伏地涕泣待罪。帝問勞再三。謂浚曰：「曩在睿聖，兩宮隔絕。一日覲羹，忽聞貶鄉，不覺覆手。念卿被謫，此事誰任？解所服玉帶賜之。」帝握世忠手慟哭曰：「中軍統制吳湛佐逆為最，尚留朕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即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與王世脩俱斬于市。逆黨王元、左言、馬瓊、范仲熊、時希孟皆貶。

朱勝非、顏岐、王孝迪、張徽、路允

迪、盧益免

朱勝非見帝言曰：臣昔遇變，義當即死。偷生至此，欲圖今日之事耳。因乞罷政。帝問

誰可代者。對曰：呂頤浩。張浚。帝問孰優。對曰：頤浩練事而暴。浚喜事而踈。帝曰：浚太年少。對曰：臣向被召，軍旅錢穀悉付浚。此舉浚實主之。中丞張守論勝非不能預防，致賊猖獗，宜罷之。不報。至是與同位俱免。未幾復落職。居張徽于衡州。

以呂頤浩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李邴為尚書右丞，鄭毅、蔡書樞密院事。

以劉光世為御營副

使韓世忠、張俊為御前左右軍都統制。

禁內侍干預朝政。

詔內侍不得與主兵官交

通及饋遺假貸，借役禁軍干預朝政。外官非親戚亦不得往還。如違，並行軍法。

重正三省官名。

自元豐肇建三省，凡軍國事，中書接而議之，門下審覆之，尚書承行之。三省皆不置官長，以左右僕射兼兩省

侍郎。二相既分班進呈。首相遂不復與朝廷議論。元祐初。司馬光乃請令三省合班奏事。分省治事。至是從。呂頤浩之言。詔左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中書門下侍郎為參知政事。省尚書左右丞。三省始合為一。

以李邴參知政事。○帝如江寧。既至。改江寧為建康府。冊魏

國公專為皇太子。○盜薛慶據高郵。張浚諭降

之。慶據高郵有眾數萬。浚恐其滋蔓。請往招之。入慶壘。諭以朝廷恩意。慶感服遂降。浚留撫其眾。或傳浚彼

執。呂頤浩等請罷浚。帝從之。越十日。浚還。帝驚嘆。即日趣就職。金人陷鄜坊州。未幾

州。五月。以張浚為川陝京湖宣撫處置使。便宜

黜陟。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蜀。則

使聽便宜黜陟。與沿江襄漢守臣議。請蓄以待臨幸。帝

問浚大計。浚請身任陝蜀之事。置樞府于秦川。別遣大

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呂頤浩扈蹕來武昌。為趨陝之

計。復以張俊劉光世與秦川相首尾。帝然之。初浚宣撫

川陝之議未決。監登聞檢院汪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

勢也。秦蜀為首。東南為尾。中原為脊。今以東南為首。安

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浚大悅。以滕康同簽書樞密院事。

○遣徽猷閣待制洪皓使金。金人拘之。粘沒喝

還雲中。訛里朵自濱州還燕山。帝遣皓如金遺粘沒喝

書。願去尊號。用金正朔。比于藩臣。時所在益梗。皓難

百端得達太原。留一年。遣至雲中。粘沒喝迫之使仕。劉

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力不能磔。逆豫

忍事之邪。留亦死。不即豫亦死。不願偷生。狗鼠間。願就

鼎鑊。無悔。粘沒喝怒。將殺之。旁一校曰。此真忠臣也。目

止劍士為皓曉韓世忠獲苗傅劉正彥送行存誅

之世忠言賊據精兵距國甚逼倘成巢穴幸未可滅

見昨曰此韓將軍也皆驚潰遂擒正彥及傅弟羽王德

亦執苗瑀斬馬柔吉傅止入建陽縣人詹標執之獻于

世忠世忠悉送行在斬之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

忠京西安撫使翟興擊楊進殺之北楊進居鳴臯山

卿兵時出擾之進懼棄輜重南走與邀擊于六月大霖

雨詔郎官以上言闕政罷王安石配享神宗廟

庭時久雨恒陰呂頤浩張浚皆謝罪求去詔郎官以上

言闕政司勳負外郎趙鼎上疏曰自熙寧間王安石

石用事變祖宗之法而民始病假闕國之謀造生邊患

與理財之政窮困民力設虛無之學敗壞人材至崇寧

初蔡京託紹述之名盡祖安石之政凡今日之患始于

安石成於蔡京今安石猶配享神宗而京之黨未除時

政之缺莫大于此帝從之遂罷安石配享尋下詔以四
失罪已一曰昧經邦之大畧二曰昧戡難之遠圖三曰
無綏人之德四曰失馭臣之柄仍榜朝堂使知朕悔過
之意中丞張守上疏曰陛下處宮室之安則思二帝母
后穹廬毳幕之居身膳羞之奉則思二帝母后羶肉酪
漿之味服細煖之衣則思二帝母后窮邊絕塞之寒苦
操予奪之柄則思二帝母后語言動作受制於人享嬪
御之適則思二帝母后誰為之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
二帝母后誰為之尊禮思之又思兢兢栗栗聖心不倦
而天不為之助順者萬無是理也今罪已之詔數下而
天未悔禍實罷右司諫袁植植請誅黃潛善及失守
有所未至耳

方念咎責已盡可盡罪臣下。植雖敢言。然導朕以殺人。此非美事。遂出知池州。金兀朮大舉

入寇。燕沒喝訛里朵既還。兀朮請大起燕雲河朔兵南

帝。縱以金人復來。乃遣工部尚書崔縱使金。并通問二

荒。縱至金。首以大義責金人。請還二帝。金人怒。徙之窮

屈。竟死焉。秋。七月。太子專卒。鄭穀率。以王

絢參知政事。周望同簽書樞密院事。御營司

提舉范瓊有罪伏誅。張浚發建康。初汴京破。二帝

瓊之謀。又乘時剽掠。左右張邦昌為之從衛。至是自洪

州入朝。恃慢無禮。且乞貸苗劉等死。帝畏其威。以為御

營司提舉。一行事務。張浚將赴川陝。與樞密檢詳文字

劉子羽密謀誅之。命張浚以千兵渡江。若備他盜

者。使皆甲而來。因召瓊俊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為故

食。食已。諧公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瓊覺。取黃紙趨

前舉以麾瓊曰。下有敕。將軍可詣大理寺置對。瓊愕不

知所為。子羽顧左右擁置輿中。衛以俊兵送獄。光世出

撫其衆。數瓊在圍城中。附金迫二帝北狩之罪。且曰。誅

止瓊爾。汝等固天子自將之軍也。衆皆投刃曰。諾。有旨

分隸御營五軍。瓊下獄具伏。賜死。子

弟皆流嶺南。瓊既誅。張浚乃發建康

府。初呂頤浩與張浚定幸武昌之議。及浚行。頤浩以為

道遠。餽餉難繼。乃變前論。會滕康張守陳武昌。有十

言不可往。帝從之。遂升抗

州為臨安府。將定都焉

詔李邴滕康權知三省

樞密院事。奉隆祐太后如洪州

置江淮荆湖扈太后往洪州。百司非預軍事者悉從。命

康邴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從行。凡四方奏書。吏部差注。

秋。迫命劉寧止制

太后至建康。會防

太后至建康。會防

太后至建康。會防

太后至建康。會防

太后至建康。會防

舉辟功賞之數皆隸焉。又命四廂都指揮使楊惟忠將兵萬人以衛。過落星寺暴風覆舟。官人溺死者無數。惟后舟以杜充同知樞密院事。充留守東京以糧絕無虞。將發汴。岳飛諫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不聽。朝廷命郭仲荀程昌寓相繼代充。盜郭仲威掠淮陽軍。仲威本李然留守司名存而已。廣州教授林

先往泗上。仲威乃引兵圍淮陽。凡四月。城陷。仲威入城大掠。取強壯以充軍。廣州教授林

勳上本政書。勳上本政書十三篇。言國朝兵農之政不可用。地利多遺。財用不足。皆本政不備之故。宜倣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末作者皆驅之。使爲隸農以耕田之羨者。而雜紐錢穀以爲什一之稅。每十六夫爲一井。

每井賦二兵。馬一匹。匹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其說甚備。書奏詔以爲桂州節度掌書記。其後朱熹甚愛其書。陳亮亦曰。此書考古驗今。思慮周密。世之爲井田之學者無以加矣。八月。李

邴罷。以劉珏權知三省樞密院事。○陝西

節制使王庶罷。代之。遣使致書于金。金人不答。時

金人南侵而洪皓。崔縱未得前。帝求可使緩師者。乃遣京東轉運判官杜時亮及脩武郎宋汝爲使。金師以請和。致書于粘沒喝曰。古之有國家而迫于危亡者。不過守與奔而已。今以守則無人。以奔則無地。此所以認認然惟冀閣下之見哀而赦已。故前者連奉書願削去舊號。是天地之間皆大金之國。而尊無二上。亦何必勞師遠涉而後爲快哉。又命呂頤浩。杜充爲頤浩遺書劉豫。俾諭此意。閏月。以呂頤浩。杜充爲

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 ○罷起居郎胡寅

寅上疏曰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帝之命出師可

北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乃至居尊位

建立太子不復歸觀宮闕展省陵寢偷安歲月畧無打

禦及虜騎乘虛匹馬南渡一向畏縮惟務遠避軍民怨

咨恐非自全之計也因進七策一罷和議而脩戰畧二

置行臺以區別緩急之務三務實效去虛文四大起天

下之兵以自強五都荆襄以定根本六選宗室之賢才

封建任使之七存紀綱以立國體書凡數千言呂頤浩

惡其切直詔杜充韓世忠劉光世分屯江東以備

罷之于外金帝召諸將議駐蹕之地張俊辛企宗請自鄂岳幸長

沙韓世忠曰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

何地呂頤浩曰金人之謀以陛下所至為邊面今當且

戰且避奉陛下於萬全之地臣願留常關死守帝曰朕

左右不可無相乃以充兼江淮宣撫使守建康王瓌

之韓世忠為浙西制置使守鎮江劉光世為江東宣撫

使守太平池州帝如臨安考功員外郎樓始上疏言今

皆受充節制帝如臨安日之計當思古人量力之言

察兵家知己之計力可以保淮南則以淮南為屏蔽

都建康漸圖恢復力未可以保淮南則因長江為險阻

權都吳會以養國力於是九月朔日食 ○金人陷

帝還臨安不復議防淮矣南京知府凌唐佐被執劉豫因使為守唐佐與宗汝為

密疏其虛實以蠟書告于朝事泄豫併其家捕之

唐佐見豫責以大詔周望守平江將由海道窺江浙

義豫怒殺之境上詔周望守平江將由海道窺江浙

院事 ○命劉光世移屯江州屬充會朝議以隆祐

太后在豫章恐有震驚乃命遣直龍圖閣張邵使金

光世移屯江州以屏蔽之

金人囚之邵至濰州見捷懶命邵拜邵曰監軍與邵為

在南直天未履宋而金乃裂地以封劉豫復窮兵不已

曲有在矣捷懶怒取國書去送邵密州囚于祚山峇

金禁民漢服殺故知真定府李邈金下令禁民漢

如式者殺之邈故為真定帥被執三年金人欲使知滄

州邈笑不答及髮髮令下邈憤詆之虜搥擊其口猶吃

血巽之遂遇害邈將死顏色不變南向拜

訖就死燕人為之流涕後事聞謚忠壯

冬十月帝

至臨安留七日復如越州時兀朮分兵一自滁和

西帝遂如越州郭仲威降于周望○李成掠淮北成殺知

堅據其城舉兵擾淮北帝降詔撫諭之命成知泗

州未幾成復陷滁州殺安撫向子伋及諸官屬張浚

治兵于興元以圖中原浚至興元上疏言漢中實形

兩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號令中原必

基于此謹積粟理財以待巡幸於是辟劉子羽參議軍

事承制以趙開為隨軍轉運使專總四川財賦開見浚

曰蜀之民力盡矣錙銖不可加獨推貨尚存贏餘而貪

猾認為己有共相隱匿惟不恤怨詈斷而敢行庶可殺

一時之急浚銳意興復委任不疑於是大變酒法即舊

撲買坊場所置隔釀設官主之麴與醴具官悉自買聽

釀戶各以米赴官場自釀斛輸錢三十頭子錢二十二

其釀之多寡惟錢是視不限數也又於秦州置錢引務

興州鼓鑄銅錢官賣銀絹聽民以錢引或銅錢買之凡

民錢當入官者並聽用引折納官支出亦如之民以為

便時浚荷重寄旬犒月賞期得士死力費用不貲盡取

辦于開。開志智慮於食貨。筭無遺策。雖支費不可計。而
賞財常有餘。初曲端欲斬王庶。朝廷疑其叛。浚以百口
保之。且以其與敵屢角。欲仗其威聲。承制築壇拜瑞武
威大將軍。宣撫司都統制。軍士懽聲如雷。子羽又薦涇
原都監吳玠及弟璘之才勇。浚
以玠為統制。璘掌帳前親兵。金人趨江西。劉光世

引兵遁。十一月。隆祐太后如虔州。江西州軍多

陷。兀術遣當海先取壽春。而自以兵繼之。掠光州。擊破
張用軍。聞太后在南昌。遂攻陷黃州。知州趙令歲不

屈被殺。光世在江州。日置酒高會。金人自黃州渡江。凡
三日無知之者。金兵薄城下。光世遂引兵趨南康。金人

入城。由大冶趨洪州。滕康劉珣聞金兵至。奉太后出城。
江西制置使王子獻棄洪州走。金人遂陷臨江軍。洪撫

素三州亦陷。太后至吉州。方五日。金人追之急。后乘舟
夜行。質明至太和縣。舟人康信反。楊惟忠兵潰。失官人

一百六十。滕康劉珣皆遁。兵衛不滿百。遂自萬安陸行
如虔州。后及潘貴妃以農夫肩輿而行。至虔州。府庫皆

空。衛兵所給。惟得沙錢。市買不售。與百姓交鬪。縱火肆
掠。土豪陳新率眾圍城。楊惟忠部將胡友自外引兵破

新于城下。后稍得安。既而
金人陷吉州。還屠洪州。盜劉忠陷舒州。忠初聚兵
于東京。自

浙州轉入湖南。遂陷舒州。通判州事
帝如浙西。未至。

孫知微被執不屈。忠怒。鬻而食之。
復如越州。帝初欲幸明州。用呂頤浩計。復還杭州。乃

堰者。侍御史趙鼎力諫。以為眾寡不敵。
不若為避狄之計。遂復召百司回越州。知徐州趙立

將兵勤王。敗金人于淮陰。立聞詔。諸路以兵勤王。
乃將兵三萬趨行在。杜

克承制。以立知楚州。金人聞立棄徐州。將赴楚州。乃以
兵邊于淮陰。立麾下勸立不如還保徐州。立奮怒。罵其

齒曰回顧者斬於是率衆徑進與金人遇轉戰四十里至楚州城下立中箭貫兩頰口不能言以手指揮諸軍憊歎定方拔出之議者謂自燕山之役南北戰爭未有如此之鏖戰者加周望同知樞

密院事仍守以范宗尹參知政事趙鼎為御史

中丞二人皆嘗建議避狄故遂用之鼎上言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荆

襄始吳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地荆襄左顧川陝右控湖湘而下瞰京洛三國所必爭宜以公安為行關

而屯重兵于襄陽運江浙之粟以資川陝之兵經營大業計無出此金兀朮渡江入建

康杜充叛降金通判楊邦乂死之時江浙倚重於充而充日事誅殺且無制敵之方及兀朮與李成合兵攻烏江充閉門不出統制岳飛泣諫請視師充不從兀朮遂乘充無備

進兵取和州無為軍王善迎降遂由馬家渡渡江陷太平州充始遣都統制陳淬及飛帥師迎戰王瓌以軍先

遁淬敗死諸將皆潰充兵亦散兀朮至建康守臣陳邦

光戶部尚書李栻迎降充渡江保真州諸將怨充嚴刻

欲乘其敗害之充聞不敢還營居長蘆寺兀朮遣人說

之曰若降當封以中原如張邦昌故事充遂還建康與

栻邦光率官屬迓金師拜兀朮于馬首通判楊邦乂獨

不肯屈膝以血大書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為他邦臣

兀朮使人誘以官終不屈大罵求死遂殺帝奔明州

帝聞杜充敗謂呂頤浩曰事迫矣若何頤浩遂進航海

之策其言曰敵兵多驕必不能乘舟襲我江浙地熱必不能久留俟其退去復還二浙彼出我入彼盜襄陽

初張浚承制以程千秋為京西制置使軍襄陽千秋招降制盜曹端桑仲未幾疑仲有異命端

圖之。端及千秋所部俱為仲所敗。千秋棄城自韓世忠
金州入蜀。仲遂據襄陽。京西列城皆為仲所有。

自鎮江退守江陰。十二月。金兀朮陷臨安。遣兵

渡浙追帝。帝航于海。兀朮自建康趨廣德。殺守臣周

安。守臣康允之棄城走。錢唐縣令朱躡死之。兀朮聞帝

在明州。遣阿里蒲盧渾帥精騎渡浙追之。帝乘樓船入

海。次于定海縣。留范宗尹趙鼎于明州。以俟金使。又謂

張俊曰。若能扞敵成功。當加王爵。呂頤浩奏令從官已

下。各從便去。帝曰。士大夫當知義理。豈可不扈從。若然

則朕所至。乃同寇盜耳。於是郎官以江淮統制岳飛

下。多從衛。越四日。帝舟次昌國縣。飛率所部自建康躡金人于廣德境

敗金人于廣德。中六戰皆捷。擒金將王權。俘首領四

十餘。察其可用者。結以恩義遣還。令夜斫營縱火。飛乘

亂縱擊大破之。駐軍鍾村。軍無見糧。將士忍飢。秋毫無

犯。金所籍兵相謂曰。此孔彥舟犯荆南。詔諭降之。

岳爺爺軍也。爭降附之。以為湖北捉殺使。○金人陷越州。遂寇明州。張

俊使統制楊沂中迎戰于高橋。敗之。○金人陷明州。屠其民。遂嚴

庚辰

四年

八年

天會

春

正月

金人陷明州

屠其民

遂嚴

郭仲荀奔温州。知府李鄴降。蒲盧渾遂濟曹娥江。至明
州西門之高橋。張俊使統制劉寶與戰而敗。揚沂中等
復殊死戰。沂中舍舟登岸。知明州劉洪道帥州兵射其
旁。大破之。殺數千人。金使來召人。至若計事。俊使小校
往。金人與語欲入。越州請降。俊拒之。戒將士慮
敵必再至。下令清野。多以輕舟伏弩。閉關自守。

帝于海。帝走温州。

是月朔西風大作。金師乘之。復攻明州。張俊劉洪道坐城樓遣兵掩

擊。殺傷大當。金人奔北。死於江者無數。夜後若退屯餘姚。而遣人請濟師於兀朮。兀朮遣兵與阿里蒲盧渾復

攻明州。張俊懼。帥師趨台州。劉洪道亦遁。金師入城屠其民。帝聞明州陷。遂移次台州。章安鎮。金人乘勝破昌

國。賊聞帝在章安。以舟師追三百餘里。弗及。提領海舟張公裕引大船擊却之。金人引還。帝發章安如温州。泊

于港。金婁室陷陝州。知州事李彥仙死之。

在陝。

金軍實增裨濟隍。益為戰守備。遣統領邵興復統州。金將烏魯來攻。彥仙敗之。婁室聞之。自蒲解率兵大至。彥

仙又大敗之。婁室僅以身免。彥仙度金人必併力來攻。即遣人求兵于張浚。已而婁室果率折可求等衆十萬

來。分其軍為十。以正月旦為始。日輪一軍攻城。期以三旬必後。彥仙意氣如常。馳出兵與戰。既而食盡。告急于

浚。浚撥曲端以涇原兵援之。端素嫉彥仙不奉命。浚曰。金若下陝。則全據大河。且窺蜀矣。乃出師。至長安道阻

不得進。彥仙日與金戰。婁室奇其才。誘唱百端。彥仙悉斬其使。力盡城陷。彥仙投河死。其屬官居民無一人降

者。婁室怒。滕康劉玗免。御史張延壽論其不能憂國。盡屠之。使太后涉險為敵人追迫。故

也。金以韓企先為尚書左僕射兼侍中。

時金方議禮制

度。企先博通經史。知前代故事。或因或革。咸取折衷。

二月。河北盜鄆瓊降于

劉光世。

瓊。相州人。初隸宗澤。澤死。調戍滑州。金人入寇。戍軍亂。殺其統制。推瓊為主。瓊因誘衆動

王行。收兵。比渡淮。有衆萬餘。至和州。為金嘗海所敗。遂率衆降于光世。詔以為楚州黃梅使。以盧益

李回權知三省樞密院事。○金人屠潭州。

金既破江

西諸郡乃引兵犯湖南遂陷潭州將吏王曉劉价趙幸
之戰死向子誣率兵奪門而出金兵遂大掠屠其城而
去

金兀朮引兵北還兀朮還臨安縱大焚掠以輜重不可遵陸取道秀州而北

金人入東京權留守上官悟出奔為盜所殺自是四京皆沒于金鼎州人鍾相

作亂陷澧州金人去潭州羣盜大起相嘗以左道惑衆因結集忠義以捍賊為名自稱楚王

改元天載寇澧州陷之周望棄軍走太湖金人大掠平江游

常州鎮三月遣使迎隆祐太后于虔州帝謂輔臣

識太后自迎至南京愛朕不啻已出今在數千里外兵

辛企宗潘永思等奉迎于虔州孔彥舟蔣鍾相送行在誅之其黨

楊太復聚衆于龍陽○盜戚方陷廣德軍初韓世忠

退保江陰潰卒戚方等遂趨鎮江劫知府胡唐老夏四

月張浚引兵入衛聞金軍退乃還○金人入潼

關曲端使吳玠拒于彭原敗績端走還涇原金

室既陷陝遂長驅入關曲端遣吳玠拒于彭原而擁兵

邠州為援金人來攻玠擊敗之撤高喝懼而泣婁室整

軍復戰玠軍敗績端退屯涇原金乘勝焚邠州玠怒端
不為援大罵之由是二人有隙金人雖勝玠以端全軍
退去且入夏帝還越州金人退帝將西還召羣臣議
遂復還河東驛驛之所呂頤浩曰將來宜

駐浙右。徐圖入蜀。范宗尹曰。若便入蜀。恐兩失之。據江
表而圖關陝。則兩得之。帝曰善。遂發温州。至越州。下詔
親征。巡幸浙西。尋韓世忠邀擊金兀朮于江中大

敗之。兀朮走建康。復引兵罷世忠。世忠敗績。兀

朮遂趨江北。初韓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

兀朮由秀趨平江。世忠事不就。遂移師鎮江以待之。金

師至江上。世忠先以八千人屯焦山寺。兀朮欲濟江。乃

遣使通問。且約戰期。世忠許之。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

無如金山龍王廟者。敵必登之以覘我虛實。乃遣蘇德

將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廟下岸側。戒之曰。聞江中鼓聲

則岸兵先入。廟兵繼出。以合擊之。及敵至。果有五騎趨

廟。廟兵先鼓而出。獲兩騎。其三騎則振策以馳。馳者一

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而免。詰諸獲者。則兀朮也。既而

接戰江中。凡數十合。世忠妻梁氏親執桴鼓。敵終不得

濟。俘獲甚衆。虜兀朮之婿龍虎大王。兀朮懼。請盡歸所

掠。以假道。世忠不許。復益以名馬。又不許。遂自鎮江泝

流西上。兀朮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戰且行。世忠緣江

大艦出。金師前後數里。擊柝之聲達旦。將至黃天蕩。兀

朮窘甚。或曰。老鶴河故道。今雖湮塞。若鑿之。可通秦淮。

兀朮從之。一夕渠成。凡三十里。遂趨建康。岳飛以騎三

百步兵三千邀擊于新城。大破之。兀朮乃復自龍潭出

江中。趨淮西。會捷。願自濰州遣李董太一引兵來援。兀

朮乃復引還。欲北渡。世忠與之相持於黃天蕩。太一軍

貫大鉤。授健者。明旦敵舟謀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

出其背。每緹一綆。則曳一舟沉之。兀朮窮蹙。求會語。祈

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兀朮

語塞。又數日求再會。而言不遜。世忠引弓欲射之。兀朮

亟馳去。見海舟乘風使篷。往來如飛。謂其下曰。南軍使

使

使

船如使馬。奈何。乃募人獻破海舟之策。於是閩人王姓者。教其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擢槳。俟風息則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且以火箭射其篙蓬。則不攻自破矣。兀术然之。刑白馬以祭天。及天霽風止。兀术以小舟出江。世忠絕流擊之。海舟無風不能動。兀术令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之。烟焰蔽天。師遂大潰。焚溺死者不可勝數。世忠僅以身免。奔還鎮江。兀术遂濟江屯於六合縣。世忠以八千人拒兀术十萬之衆。凡四十八日而敗。然金人自是亦不敢復渡江矣。

遷趙鼎為翰林學士。鼎辭不

拜。呂頤浩免

初御營使本以行幸總齊軍政。而宰相兼領之。遂專兵柄。樞府幾無所預。頤浩

在位尤顯恣。中丞趙鼎嘗疏論之。及聞韓世忠敗金人。頤浩請帝幸浙西。下詔親征。帝將從之。趙鼎以為不可。輕舉。頤浩惡鼎異已。改鼎翰林學士。鼎不拜。改吏部尚書。又不拜。而上言陛下有聽納之誠。而宰相陳拒諫之

說。陛下有眷待臺臣之意。而宰相挾挫沮言臣之威。堅卧不出。上疏論頤浩過失。凡千餘言。頤浩因求去。詔以頤浩倡義勤王。宜從優禮。乃罷為鎮南軍節度使。醴泉觀使。而復命鼎為中丞。諭之曰。朕每聞前朝忠諫之臣。恨不之識。今於卿見之。

留守司統制牛臯追敗金人于寶豐

金人犯江西者。聞兀术北還。亦自荆門引去。留守司統制牛臯潛軍邀擊。敗之于寶豐之宋村。五月。以

范宗尹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張守參知政

事。趙鼎簽書樞密院事。○岳飛罷金人于靜安

敗之。

兀术既濟江。金人在建康者大肆焚掠。執李祝陳邦光等自靜安渡宣化而去。祝道死。邦光歸于劉

豫。岳飛邀擊金人于靜安鎮。大敗之。初杜充之敗也。其將士潰去。多行剽掠。獨飛嚴戒所部。不擾居民士夫。建

寇者多。王綯罷。○以翟興等為京湖淮南諸路

鎮撫使。分地處之。時京東西荆湖南北淮南諸路盜賊蜂起。大者數萬人。據有州郡。朝廷不能制。范宗尹言于帝曰。羣盜皆烏合之衆。急之則併死。力以拒官軍。莫若析地以處之。盜有所歸。則可以漸制。帝善之。乃以翟興等並為鎮撫使。分地界焉。翟興

河南府孟汝唐州。趙立。楚泗州。漣水軍。劉信。濠州。趙

霽。和州。無為軍。李成。舒蘄州。吳玠。光黃州。李彥先。海州

淮陽軍。薛慶。高郵。天長軍。未幾。又授陳規。德安府。復州

漢陽軍。解潛。荆南府。歸峽州。荆門。公安軍。程昌。壽鼎。澧

州。陳求道。襄陽府。鄧隨。鄧州。范之才。金均。房州。馮長寧。

順昌府。蔡州軍。興。聽。便宜從事。俾立顯功。許以世襲。然

李成。薛慶。輩起于羣盜。翟興。劉位。土豪。李彥先等皆潰

將。既無統屬。有急又不遣援。故諸鎮鮮能自守。未幾求

道與劉忠戰。敗。又命孔彥舟為辰沅靖州。郭仲威為

真揚鎮。金人圍楚州。金持懶圍楚州。急。趙立命。撫

撫使。待金人登城。鈞取。投火中。金人選死士突入。又持

乃稍引退。至是兀朮將北歸。以輜重假道于楚。立斬其

使兀朮怒。乃設南。北兩屯。絕楚餉道。六月。周望有罪。連州安置。

與求論。罷御營司。以范宗尹兼知樞密院事。○

滁濠鎮撫使劉位為盜所殺。○張浚罷。罷其都

統制曲端。浚雖重用。端然以人言浸。罔不能無疑。乃

使張彬詣渭州察之。彬至謂端曰。今兵合

財備。婁室以孤軍深入吾境。我合諸路攻之。不難。端曰。彼將士精銳。且因糧于我。我今反為客。未可勝也。若按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其耕種。彼不得耕種。必取。若河東則我為主矣。如此一二年。彼必困弊。乃可圖也。萬一

輕舉。後夏方大，彭還白。凌凌不以為然。及兀朮留江淮，凌議出師撓之，端曰：「平原廣野，敵便於衝突，而我軍未嘗習水戰。」金人新造之勢，難與爭鋒。宜訓兵秣馬，保疆而已。後十年乃可。凌積前疑，遂以彭原之敗罷端兵柄。再貶海州團練副使。萬安軍安置。

戚方降于張俊。秋七月，以岳飛

為通泰州鎮撫使

諸將討戚方。飛與戰，數十合皆捷。方遂降于張俊。後還，盛言飛可用。

乃以為通泰鎮撫使。飛辭乞淮東一重難任，使牧復本路州郡。乘機漸進，使山東河北河東京畿等路次第而復。

金兀朮引兵趨陝西

時張浚以金兵萃淮上，懼其復擾東南，謀牽制之。欲出兵分道由同州鄜延以擣其虛。兀朮聞之，遂自六合引兵趨陝西。金主亦以婁室專攻陝西，所下城邑

復復拒守。因其請益兵。張浚遣兵復陝西州軍。趙命訛里孫往監其軍。

復廊州。吳玠復永興軍。其餘州縣多迎降。

金徙二帝于五國城。

金將立劉豫乃

徙二帝于五國城。去上京東北千里。徙此踰月。太上皇

后鄭氏崩。洪皓自雲中密遣人奏書，以桃梨栗麵等獻二帝。始知帝即位之實。

建人范汝為作亂。

時方彘食民從之者甚衆。州遣兵出戰為

所敗。賊勢滋盛。統制李捧捕之。官軍大潰而遁。詔福建安撫使程邁會兵進討。時汝為已破建陽，乃移命神武副軍統制辛

企宗討之。八月，以謝克家參知政事。○隆祐太

后至越州。○承州鎮撫使薛慶與金人戰于揚

州，敗死。○盧益罷。○以蔡伸為襄鄧隨郢鎮撫

使。范宗尹念鄉國被禍，請九月，金立劉豫為齊帝。

初金主聞帝如東南遣粘沒喝南伐論之曰俟宋平當
援立藩輔如張邦昌者及兀朮北還衆議折可求劉豫
皆可立豫以重實賂撻懶請立已撻懶許之乃言于粘
沒喝未之許高慶裔說之曰吾家舉兵只欲取兩河故
汴京既得則立張邦昌今河南州郡官制不易者豈非
欲循邦昌故事邪元帥盍不建議而使恩歸他人也
粘沒喝從之乃遣使即豫所部咨軍民所宜立者衆未
及對豫鄉人張浚請立豫議遂定撻懶以聞於是金乃
遣慶裔及知制誥韓昉備璽綬寶冊立豫爲大齊皇帝
世脩子禮奉金正朔置丞相以下官九月豫即位都大
名府以張孝純爲丞相李孝揚爲左丞張東爲右丞鄭
億年爲工部侍郎李儔爲監察御史王瓊爲汴京留守
子麟爲提領諸路兵馬燕知濟南府弟益爲北京留守
冊其母翟氏爲皇太后妻錢氏爲皇后改明年爲阜昌
元年朝廷聞之凡僞仕於豫而光黃鎮撫使吳玠棄
其家屬在東南者悉厚加撫卹

城走

以李成蕪領光黃

詔劉光世督諸軍救楚州光世不

進鎮撫使趙立死之楚州陷

楚州被圍久立遣人告急趙鼎欲遣張俊

救之俊辭不行乃命劉光世督淮南諸鎮救楚海州李
彥先首以兵至淮河扼不得進揚州郭仲威按兵天長
陰懷顧望光世將王德麟瓊多不用命惟岳飛僅能爲
援而衆寡不敵帝覽立奏以書趣光世會者五光世迄
不行金人知外援絕進攻東城立登磴道以觀飛礮中
其首左右馳救之立曰我終不能爲國殄賊矣言訖而
絕金人疑立詐死不敢動越旬餘城始陷立爲人木強
不知書忠義出天性仇視金人所俘磔以示衆未嘗
戲也事聞贈奉國節度使諡忠烈

張浚使都統制劉錫帥五路之

兵與金婁室大戰于富平敗績浚退軍秦州

兀木將至。檄召熙河劉錫秦鳳孫傑。涇原劉錡環慶趙哲。四經畧及吳玠之兵。合四十萬人。馬七萬匹。以錫為統帥。迎敵決戰。王彥諫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未通。若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閭。與洋以固根本。敵入境則撥五路之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浚不從。劉子羽亦力言未可。浚曰。吾寧不知此。顧東南事方急。不得不為是耳。吳玠郭浩皆曰。敵鋒方銳。宜各守要害。須其弊而乘之。亦不從。遂行。次于富平縣。劉錫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諸將皆曰。我衆彼寡。又前阻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徙。已而婁室引兵驟至。與柴囊土。藉淖平行。進薄諸營。錫等與之力戰。劉錡身率將士薄敵陳。殺獲頗多。勝負未分。而敵鐵騎直擊趙哲軍。他將不及援。哲因離所部。其將枝望見塵起。遂驚遁。諸將皆潰。敵乘勝而進。關陝大震。浚時駐邠州。督戰。既敗。退保秦州。召趙哲斬之。而安置劉錡于合州。命諸將各還本路。上

書待罪。帝手詔慰勉之。自是關陝不可復。論者欲浚之輕師失律焉。淮揚鎮撫使李彥

先引兵救楚州不及敗死○冬十月金人縱秦

檜還。檜從二帝至燕。金主以檜賜捷。懶為其任用。捷懶

捷懶攻楚州。檜與妻王氏自軍中趨漣水軍。自言殺金

人監已者奪舟而來。欲赴行在。遂航海至趙州。帝命先

見宰執。檜首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朝

士多疑其與何臬孫傳等同被拘執。而檜獨還。又自燕

至楚。二千八百里。踰河越海。豈無譏訶之者。安得教監而南。就令從軍捷懶。金人縱之。必質妻屬。安得與王氏偕。惟荒宗尹及李回二人素與檜善。盡破羣疑。力薦其忠。檜入對。首奏所草與捷懶求和書。帝謂輔臣曰。檜朴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既聞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遂拜禮部尚書。先是朝廷雖數遣使于金。但且

守且和。而專意與敵解仇。息兵則自脅始。以李回同蓋槍首倡和議。故捷懶陰縱之使還也。

知樞密院事。○淮寧鎮撫使馮長寧叛附劉豫。

○十一月。趙鼎罷。鼎言。企宗非軍功。持不下。帝不樂。使罷鼎。提舉洞霄宮。欲申企宗前命。謝克家曰。如其是使鼎得名。企宗得利。而陛下獨負謗于天下。後世也。

以富直柔簽書樞密院事。○金人復陷涇原。諸

州軍。金人既陷涇原。遂取渭州鎮戎軍。日南至。帝率

百官遙拜二帝。自渡江至是始有此。以王彥為金均

房州鎮撫使。時所在盜起。加以饑饉。無所資食。惟蜀

乘勢直搗金州。白土關。衆號三十萬。仲彥舊部曲也。以

遣統領門立為先鋒。擊之。賊銳甚。立戰死。將士失色。或

請避之。彥叱曰。樞相張公方有事關陝。若仲越金而至

梁洋。則腹背受敵。大事去矣。敢言避者斬。即勒兵趨長

沙平。阻水據山。設伏以待。仲見官軍少。蟻附搏戰。彥執

幟一麾。士殊死鬪。仲敗走。彥休士進擊。追奔至張浚

白磧。遂復房州。張浚以彥為金均房州鎮撫使。

軍興州。遣吳玠守和高原。以拒金。順軍。乃退保興

州。時輜重焚棄。將士散亡。惟親兵千餘。自隨。人情大沮。或請徙治夔州。參軍事。劉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

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爾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僻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逼近郡。宣司但當留驛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

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救集散亡。分布隘險。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幾可以補前愆耳。浚然其言。而諸將參佐無敢行者。子羽請即奉命。乃單騎至秦州。召諸將。時諸將不知宣司所在。及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凡十餘萬人。軍勢復振。子羽因請遣吳玠聚兵扼險于鳳翔。大散關。東之和尚原。以斷敵來路。關師古等聚熙河兵于岷州。大潭。孫偓賈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十二于階成。鳳三州。以固蜀口。金人知有備。遂引去。

月。金人寇熙河。副總管劉惟輔死之。金喪室卒。

金人掠熙河。惟輔擊敗之。殺五千餘人。已而復至。惟輔顧熙河尚有積粟。恐金人因之以守。急出焚之。爲金人所執。梓以去。惟輔曰。死大。斬即斬。吾頭豈汝梓也。顧坐上客曰。國家不負汝。一旦遽降敵邪。即閉口不言而死。所部亦多定差役法。帝在河朔。親見閭閻之苦。嘗歎不屬被殺。定差役法。知縣不得其人。一充役次。即至

破家。及即位。深加講議。乃定差役法。以二十五家爲一保。十大保爲一都。內選才力高富者二人充都保。主一都盜賊烟火之事。其次有保長。若品官則一品限田五十項。至九品五項。免差。子孫蔭盡。則同編戶。太學生及得解。經省試者。許募人充。軍丁女戶及孤弱悉免。

金大索客戶拘殺之。

金密諭諸路令同日大索兩河之民。及拘行旅于道。凡三日而罷。應客戶並籍入官。刺其耳爲官字。鎖之雲中。及散養民間。立價鬻之。或驅之於韃靼諸國。以易馬。蓋既立偽齊。以舊河爲界。恐陷虜者逃歸豫地。故爾。縣得客戶六十八人。誤作六百八人。以報。若沒喝必責其數。縣官執窮民以足之。被掠歸雲中者。不令出城。無以自活。士大夫往往乞食于途。拈沒喝見其多。恐或生事。聚三千餘人抗之。

續資治通鑑綱目第十二

